

廣宗文徵

廣宗文徵序例

舊志藝文一門登載論贊序記詩賦雜文若干篇今編纂新志既取其與一邑掌故有關者分入各篇其餘則以與志之體例相乖概從割愛惟是先賢著述流傳無多吉光片羽有未可聽其漸滅者用是別爲一編附諸本志之後名曰廣宗文徵其文非本縣人所作者仿焦氏揚州足徵錄之例一併錄入所有編次大意序述如左

- 一文徵分爲上下二編上編爲本縣人之文下編則作者非本縣人而其文與本縣有關係者
- 一是編自舊志採輯外凡名人文集鄉獻遺著擇其佳者畧爲附益
- 一各項文體以類相從惟體不必備有則錄之無則闕如
- 一邑俗樸實不事標榜鴻篇鉅製或多遺漏如有所得當爲陸續補輯

廣宗文徵上編目錄

論贊銘

徐有功論

朱文公先生贊

逸休齋心銘

潘氏鑑綱總論

序記

宗城縣柏社村建福院記

南昌寺八佛會記

新建白衣閣記

審兄序

重修文廟記

重修魁神閣記

重修文廟記

重修文廟記

重修關帝廟記

潘好禮

王用世

王惘

王素文

王瓚

王維新

王佐

王宏基

王素文

王素文

李獻

張焜

呂上沅

油堡廠捐立義學記

油堡廠築寨免差徭記

趙家寨創建義學記

擒徐升記

敗遊勇劉尙義記

擒趙廷羣記

碑誌

處士王景春孺人李氏墓表

張氏祖姑烈女墓誌銘

淡菴王公墓誌銘

邢良卿墓碣

偉節墓碣

韓來觀先生墓表

牛灼三君墓表

墓

公舉呂芷庭崇祀鄉賢墓

鄭元善

鄭元善

鄭元善

鄭元善

鄭元善

鄭元善

崔恭

張守禮

劉雲綺

杜之堂

杜之堂

杜之堂

牛韞璠

闕名

陳威邑紳士辦團出力稟

鄭元善

論勝保功罪上李中堂稟

鄭元善

詩

戒從子杲

袁

范質

送都憲羅公學古還豫章

崔恭

寓郡城東書院詠雪

擬大經

寒夜對梅

前人

壽姜明府八十

李尙賓

壽董翁九十

周文燿

送王龍川明府

常熱

槐陰亭懷古

王惻

哭故廣宗司教長垣時肅父先生

王惻

登普應寺後閣

王惻

漢光武洗馬處

王惻

桃李秋花歌

王惻

詠懷古跡八首

王惻

春日喜雪登尊經閣和韻

喬承龍

邑景八詠

呂之繹

平臺懷古

喬承龍

前題

張翊

東橋晚眺

張宏備

送邑侯牛公致仕

劉峨雪

送廣文高先生陞保定府教授

前人

祝龍岡書院山長衣亭周先生重九日壽

前人

陪龍岡書院衣亭周先生遊孔橋過廣惠寺

前人

獲鄉薦

劉雲錦

捷南宮

前人

壽曹培真學博八十

姜名儒

圓津菴小憩

李極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前一日喜鉅邑王明府郵到桂枝匣盈為後一日賓興席上簪花兆也

和順德郡守熊枚原韻

劉雲綺

前題

姜名儒

前題

張田

前題

劉雲繪

附原作

捕蝗歌

鄭元善

廣宗文徵下編目錄

辨

跋月影辨

陸深

序記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記

董慶隆

重修廟學記

董慶隆

重修廟學記

馮善

崔莊敏公祠記

王時中

創建尊經閣記

李禎

重修明倫堂記

王道

朝旌孝子監生崔岳風木記

郭潤

旌孝碑記

吳惠

旌孝集序

孫陞

重修明倫堂暨兩齋記

朱正色

重修文廟學宮記

劉榮嗣

廣宗玄帝廟記

陳九疇

廣宗風土記

重修文廟記

修義學記

碑誌

少府監胡公墓誌銘

李守通墓表

大理寺左寺正陳公墓表

撤靜齋墓誌

李建中先生墓表

鄭上珍墓碣

鄭松峰夫子德教碑

張友珊碑銘

稟

三府紳士公陳鄭中丞辦團出力稟

詩

沙邱臺

龔承宣

吳存禮

吳存禮

韓愈

劉因

尹龍

張學禮

孟來會

闕名

任步月

孫賦謙

王惲

送符臺崔君舜在展省

陳銳

前題

張天瑞

贈尙寶廣宗崔君舜在持節冊封藩王於鈞州獲便道歸里繙紳榮之

程敏政

送尙寶崔舜在先生奉使還朝

明宗室汧陽王新齋

前題

秦藩永壽王

前題

慶王良齋

登宗邑城

劉熾

雪霽同梁劉二廣文王四尹獵飲平臺馬上口占

劉熾

夜巡登陴看月

宗署登樓望雪

上已約宗城紳士東郊看梨花

月下歸宗城

庚申春日喜雪登尊經閣同喬中吉諸子讌集賞之

宗城八景

劉熾

八景詩

吳存禮

代輿橋

淡菜頌

祭文

祭王公文

劉謙聖

劉機

孫鳴金

廣宗文徵上編

論贊銘

徐有功論

潘好禮

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譖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反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然則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所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朱文公先生贊

王用世

學先致知功惟主敬私淑周程而達之孔孟勿爲西江恐墮禪定勿爲永康以蟲豪病注釋六經粹然一正由博返約隨感應身體力行窮理盡性夫是之謂中興之聖

逸休齋心銘

王愜

靈宇壯寥遠明虛朗權槍光耀翻滋勞攘勞攘雜乘是日顛冥不空何靈何以虛明至人空慾主靜立極萬念寂然一理中翕寂而能通明遠於空役損何有守我玄宮

潘氏鑑綱總論

王素文

潘氏鑑綱總論一篇起唐虞三代秦漢以來訖於有宋之末貫穿三千餘年君臣行事之跡鎔鑄無痕組織有章可謂工矣然其間缺遺謬戾不爽於理者時或不免焉嘗試據而論之漢之文帝三代下守成之令主也而但以沉潛不能剛克蔽其生平旣爲未盡厥美至于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則又直以爲示民以詐夫讓之爲美德久矣必以爲詐將虞廷命官禹臯之倫拜稽首而交讓之亦爲詐耶抑旣以讓爲詐將母父子相爭兄弟相奪反爲人情之眞乎短喪之制雖云出自文帝然遺詔第謂天下吏民耳太子嗣君冒而行之則景帝之過也潘氏於景帝無譏焉而申申責文帝不少寬亦獨何與孝武窮兵殫財東馳西騖固誠如潘氏所譏而表章六經功莫大焉至於行夏時以洗羸政建亥之謬封周後以修先聖既墜之祀亦多卓卓可稱道者乃至詆爲亡秦之續不亦刻乎董子之學惟正誼明道數語依稀見聖賢大意至繁露一書往往雜於災祥術數之說不盡出于正其論性也有曰生質之謂性信如斯言不幾於告子之見乎而遽以王道許之亦稍褒矣東漢之衰至永初延光之間時孔棘矣人臣之分義無可逃况危急之際乎鄧隲楊震挾外戚之重擅天下之望位上相握強兵以謀去數小人抱區區忠憤之志而卒困辱於宦官宮妾之手以死後之論世者但當責其無濟變之才而不當罪其失保身之哲如以保身爲可貴死難爲可非是胡廣趙戒之流乃賢於李固杜喬而張儉之亡命愈于范滂之就死矣吾恐全軀惜死之臣皆將借口於茲而闢葺敲訖者且接迹于天下後世也豈不謬哉晉元帝之始有江左也王導之功亦不細矣及乎王敦搆難蘇峻謀逆幾再亡國謂之夷吾不亦忝乎陶侃督八州之衆其

恨顧命之不預，綴於討賊忠節，驟矣。惟安石權量過人，內制桓溫之逆，外摧苻堅之強，自古處士之有益於人國功，未有先斯者也。而庾亮生事，召亂敗，馱遁逃，彼哉！無以議爲也。惡得與東山同日而語也耶？潘氏旣云江左之民亦賴以安，又謂朝廷之得失，奸雄之篡弒，邈乎其不能正也。褒則同褒，貶則同貶，無差別之見焉。是豈允當之論也哉？至于溫嶠、卞壺、郗鑒、桓沖之忠，則皆置而不言，抑又何也？唐之大臣如房、杜之經緯，密勿王、魏之面折，廷諍，褚遂良力諫於武氏未立之先，狄仁傑反正于武氏旣篡之後，九齡、宋璟之剛直，姚崇、李密、泌之智畧，裴度之勳德，重望可謂賢矣。然魏徵逮事前宮，仁傑蒙恥女主，張九齡之不終喪，姚元之之進諛，言裴中立晚節浮沉，任宦奪之擁立嗣主，而不能正厥德，虧矣於正君乎？難哉！至長孫無忌，面受高宗無名之賄，而依違於武后之立，卒致竄死，炎荒身名俱敗，其道不足稱也。而猶以爲賢，至與遂良同類，而論何耶？張柬之等五王反正，廢主不能申明大義，復武后，后號遷之別宮，乃使從容傳位，更得尊稱，刑戮所加，僅及易之。昌宗三豎子，至武三思之兇橫，則置之不較焉。卒使韋氏再壞唐室，國統幾絕。賴平王討賊，僅乃得定，彼其凌辱以死，皆其自取耳。安得謂之大有功於唐哉？韓愈直道匡時，可謂格心之非陸贄正色謀國，庶幾納約自牖，而第以爲勤勤懇懇于章奏之間，孰謂二子而僅屑屑于章奏者乎？宋之靈祖固云賢，君然潘氏揚之亦大過矣。愚嘗按其一二遺事，如以私憾而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納石漢卿之譖而殺張瓊、惲林仁璧之威名，而問之死，怒稱急事，請見者而落其齒，又如王彥昇戮韓通一門而僅禁其節，鉞王全斌等贖貨殺降，而不加誅，李漢超強奪民間女爲

妾而弗正其罪其實罰舉錯之間顛錯如此九經之義蕩蕩平平之道寧有是哉且潘氏謂太祖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六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乃以無罪殺有功之臣因彈鵠折直士之齒豈不便甚于鞭朴罵辱乎若夫昭憲之亂命不違可也金麟一盟而廷美德昭之不得其死已胚胎于此矣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故愚以謂宋初君臣兄弟之倫不正皆太祖從亂命之過也至於仁宗恭儉之美固屬可嘉然人君之德尤貴於明而能斷慶歷以後雖云君子滿朝小人亦時得進而邪說亦時得行況以王欽若之奸久暴著於天下人人得而識之而復用以爲相雖未久即罷不能大用事如眞宗之朝然亦去奸不力之一徵矣宋室人才擬諸前代誠云極盛然趙普成涪陵之獄范質欠世宗一死張齊賢向敏中共爭一失節之婦寇準因未能以復相位晏殊草丁謂之制詞王且諫天書而東封西祀又附成之呂夷簡剛愎拒諫逐孔范而廢黜郭后其爲累德大矣至蘇張趙蔡之流不過文學清正才力幹敏之士耳潘氏乃俱以大賢目之且曰文章德業萬世無比夫孔門上選惟顏曾閔冉得稱大賢由賜以下不與焉曾謂諸臣而皆賢於由賜耶抑文章德業照耀後世者諸葛武侯而後惟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庶克當之以趙普等而差次於范韓文富之間豈不過甚矣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蓋以地相去之遠極言之耳非眞以舜與文王爲東西方之夷也乃引此文以證匈奴突厥等之世有位號豈非不類之大者哉然此猶文義之小失也若其論二帝三王以修己安百姓爲唐虞之治亦庶幾矣而精一執中則未之及至勞身而焦思何足以盡夏禹之治乎

六事以自責何足以盡成湯之治乎蓋夏禹之道在有典則以貽子孫而成湯之德在建中于下民舍其本而言其末惡在其能識聖王之治者乎東漢以降異道風行仁義路塞潘氏獨能力排佛老之爲害而歸其要於明先王之道亦可謂探原之論然至其論明道之實乃惟以辨人才審治體爲先而不以格致誠正爲本不以昌明經術講貫道學爲宗則亦究未可謂眞得明道之要者也曹操之奸至死愈甚其留連妓妾分香賣履正欲盡其平生奸僞之迹耳安得謂之死見眞性耶他如霍光之誅滅不在盛滿而不止而在縱妻之邪謀雲長之大節不在明燭以達且而在間關之尋君此皆其論之紕繆不衷於理者也漢光武之賢明幾幾乎駕高祖而上之而絕無一語鋪張其盛但曰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豈足盡其美哉至高密新息諸臣亦概略而不論寧不失之脫漏乎蓋漢之賢臣如汲長孺可謂骨鯁者矣宋之輔相如李伯紀可謂忠貞者矣韓休李絳之剛直過於姚崇田錫孔道輔孫沔唐介等之風節不亞於蔡襄趙抃諸人也乃於彼則極贊之於此則竟置之抑何去取之失當哉大抵潘氏之學史傳雖熟而見道未眞文章雖工而知人未哲故往往或有所過予而失之褒或有所過抑而沒人善後之人愛其縱橫博辨以爲定論而不之察蓋數百年於茲矣愚故翻古人浮實之虛美洗千載未白之沉寃聊著此篇俟後作史之君子採擇焉者以爲好撫前人之短以自快其私則吾豈敢

序記

宗城縣柏社村建福院記

王瓚

蓋聞度大海之水者必憑虛舟求嘉穀之實者先下種子况欲超登覺岸成就福田獲其勝妙之果寧不由造置法缸栽植善根茲藉以爲強因者摩夫一切衆生皆具正眼良由歷劫以來闇翳相傳無明可覆迷惑障重不得見道所以長湍苦海之流永墜邪山之地無繇出離其可痛哉我佛如來以大悲願力移神紺殿示跡迦維駕五衍之安車啟八正之平路扇玄風於鷄嶺而使幽塗霧收垂法雨於鷲峯而令火宅焰熄明照沙界道濟塵劫其爲功德不可思議逮夫漢明帝夜夢金人西方之教始入乎中國矣是用造白馬之神祠奉赤鳥之舍利然後遺文間出列刊相望象法之興繇斯爲甚雖然佛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妄見不可以象飾求奈羣愚識淺觸處成礙必由親相生善方得解脫故聖賢設像教人使因假求真用蠱索妙其於助益豈小緣哉福田經云興立佛圖僧房堂閣爲梵天福終得梵天法華經云鐵木及於泥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此建廟造像受無量之福論其果報信不虛矣洛州宗城縣者在漢爲封國桑麻萬戶鷄犬之聲相聞其民好生惡殺輕財樂施蓋富庶然耶縣之西北四十里有村曰柏社而南蓋在其中鄉老進義校尉王公諱成雖混跡塵勞敬向三寶捨己之田薙草開林建一精舍與諸善知識晨夕行香爲祈福所繼有中都武清縣廣福院講經法師釋志琛振錫南遊經行此地與校尉王公有大因緣一見傾蓋留爲主者于時祇建道場隨根演說鄉人莫不敬信焉然師有上人猶院無正額良可惜乎我主上龍飛即位虎變炳文復累聖之丕基剗幾年之積弊顯不殺之神行無爲之化率土臣民望風歸附於大定三年勅天下建寺度僧聽納錢以助費用公既

知之扶杖而往告于師曰值此國恩何其幸也因勸師承奉得受院額師以謂教有三科興建福業其事非細迺揀選建福之名以表其院一日師復與公曰名號既立堂廡未完甚欲修廣奈何獨力公應之曰豈有作事于始而不復終成之者乎願盡此報身長爲檀越於是師唱之公和之誘化大衆構財僱工革故丈室鼎新律刹爲之建華嚴堂雕立三身聖像安處其中飾以黃金莊嚴妙麗于堂之南左曰香積右曰雲堂後則爲講誦之室因舊址以完使精進者希升堂而來前則起數仞之牆設重關外護令邪見者不得其門而入規模宏麗氣象高爽飾不過華淳靡至陋此之勝事豈不踴歟經始於丙戌歲之季夏落成於辛卯年之孟冬其後歲在庚子仲秋八月予待舉于縣之十玉院有琛法師剝啄至門孜孜就謁具道置院之始末稱爲功畢之日即欲刊石備紀自班荆蔭松之久疎遠人事以求文爲難因循數載曾莫之論邇聞足下假精藍之地以肄儒業故敢有此請願詳志之求之有說義不能辭予以是旣重師之營作又賞王公之助成并叙其事以爲之記且頌之曰太古旣遠風謝淳和情塵爲岳愛積成河皇矣能仁託生天竺現金色身莊嚴百福一音演法普爲衆生度於彼岸永斷無明濟世功成涅槃順入正法雖闢象教復立聖上踐祚軼漢逾唐慈雲廣布慧日重光惟時廣宗百姓安土迺至鄉遂修崇梵宇輪奐離立丹刻羣飛諸天善神常如護持四衆向化信心斯起因教生悟皆大歡喜

南昌寺八佛會記

王維新

自屠浮教入中國來二千年之世界人心大半爲輪迴因果之說轉移於其中天亦欲借此教作

苦海之津梁迷途之南車往往產神聖高僧談經說法宣揚宗旨遂有曠達慧人頂禮歸依共證菩提所謂分吾儒之席輝映於兩間不可磨滅者也時方仲夏觸流寇猖獗日抱杞憂忽有漢奇劉君近堂趙君汝節南君少軒李君等尚余曰我儕三百餘人每月初八日於南昌拓提中誦經號佛一歲終一演法事迄今三載願力已滿懇公之言以誌其盛余曰諸君念佛亦知佛之說乎夫佛者覺也萬種情覺緣覺其爲妄不念而佛在心一輪本性覺其是真念佛而佛方在口余見汝會首數人皆善門上足佛家領袖廣布壇筵知冥實之玄津誠設幡幢入空虛之秘藏是以與會衆翹心淨土法遊西域早悟三空之心先苞四忍之行承至言於前聖受真戒於上賢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秘波清於口海爰以八日定期念佛爲名者誠有真玄諦也一會之間二法之妙以念而晰三尸之神以念而靈四緣之妄以念而消五蘊之修以念而定六如之塵以念而淨七審之幾以念而照故一月內朔八一則八日以前之業網以念而拋八日以後之苦趨以念而釋然又不獨靜悟本來共返虛無己也且俾一方老幼四野蒼黎仰慈門而知戶牖叩福田而喜耕鑿解網放禽穿井掩鬱動泣辜之澤行扇喝之仁所以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風俗溝而還淳衆生罪而返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沐清涼期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迄歷數十寒暑幾登盛會矣伏見法雷前吼鼓動風煙慧日揚明照臨丘壑諸善士正果將成磨石以勒余因其請走筆記之以誌不朽

堂陽立邑沙岡之陽前茲齊民充盈文人崛起迨萬曆晚歲生商湖敵人文湮鬱壤輿氏以爲東北缺陷宜起叢樓危閣補其山勢口口數年未就時天啟壬戌歲邑人太學生趙鹿鳴等議建白衣大士閣於普應寺後暨請命邑宰方侯乃慨然捐俸數十金景其地畫其制鳩其工規模立焉奈棟樑粗架而方侯南矣無何我侯孫公榮膺簡命承蒞茲土籌畫之暇爰謁上方剝寶卷處見棟宇頽殘風雨損毀因詢及僧獲厥所自軫然恐廢割庠佐資遂徵土工木工石工又備器執用來會閣下斬板幹聳柱礎陶甃鑿築垣墉飾修舊制補以烏羣併對閣方丈一一繕葺之不越月而工告竣士民歌靈登其閣東望平林蒼葱聳翠西眺漳川煙光浮靄南瞻巒序奎雨璀璨北顧轅門師武鷹揚郁郁乎大觀也哉因是而知我侯修此猶有深心在將藉大士之法文以敷布甘霖藉大士之慈航以普渡津筏藉大士之智燈以輝耀文運燭慧文風豈徒一邑之冠冕也乎繇由此而戶口繁茂各安中澤必曰我侯之爲也蜡登歲檢人咏倉箱必曰我侯之爲也人文豹蒸蔚有起色必曰我侯之爲也即以隴感論之我侯蒞治周歲熊夢兩兆孰非君子攸躋之左券也耶夫我侯以善教宜民兼以善政培民其德當與危閣並高已卽方侯亦且光同不朽云

壽兄序

王宏基

長兄礪齋公以八十壽親知分金布市得綾幃一幅將藉手登之詞而商所欲弟弘基曰此家慶也刀稍之政自能治之何爲避嫌乃以屬他人乎或曰無此例所見空同子固先之矣嘗與兄閑閑課年兄長弘基十七歲年兄已八十弟才六十有三兄年已八十飲食起居件件康強若爲期

順之所不能限弟才六十有三自揣骨力苟言生活於七十以上有不敢奢望者前去七十有七年庶幾斤斤保和與兄白頭相與日講天倫之樂弟欣欣欲之度亦兄晚年閒居樂事之大端也弟入歲染一奇症救之所爲又爲病之所起數日以前五日勺水米不到腹八日不出門限雖賴元氣舒長斷不至且暮謝人間世所庶幾斤斤保和與兄講數十年天倫之樂固亦欣欣欲之終不勝懽懽焉幾幸而莫必然後知人生而壽之難也以弘基歷歷言之允信夫德之令也存乎人壽之祇也得於天而仍存乎人兄之年八十矣作而享之此兄之所易而弟獨信以爲夫人之所難則今者以八袞壽其亦可矣特緣家慶援筆紀事蓋兄八十之年在順治戊子降以仲春乙卯而壽則是月十五日也

重修文廟記

王素文

廣宗之有文廟也創自前至元間歷代增修之者屢矣入國朝以來修正殿者爲知縣事蕭公興國修尊經閣者萬公錦雯修兩廡啟聖文昌崔公等祠暨戟門櫺星門者爲知縣事吳公存禮其他雖時時小有補葺然隨修隨圯更二十餘年以至於今而頽敗極矣又其甚如墻垣之倒壓池梁之塌墮以至棹楔門屏之屬舊貫皆不可仍是豈非澤火革之一會哉我楊公父師之初下車也釋奠先師周覽憑眺之餘輒撫膺嘆其極盡矣乃集諸紳士於庠而告之曰爾廣宗之爲邑在芽沙沙磧之間雖一望平蕪無高峯之拱衛名川之環繞然自立縣而後深沉博奧之儒文學經綸之彥亦時傑出乎其間今何以寥寥無聞耶夫至聖爲文運之宗主顧令其棲神之地斷瓦頽

垣傷心慘目而乃欲人材筭出科第顯而仕宦達惡可得哉諸紳士唯唯咸願出分金以助厥役公於是首捐俸爲士民倡且捐米若干石爲工匠之食自戟門而櫺星門而塞門遂捷撤而捷新之復營化龍池及池上飛梁甬道臺塔繚垣皆砌以甌甌主門外東西二坊則易木以磚雖規畫不改於舊而氣象閎廠基圖堅緻視昔日倍有加焉先時鄉賢名宦二祠坐落幽僻且逼近民居湫隘喧囂形家以爲不利於邑人士屢欲更建之未能也公集衆人識出獨斷之明移置於泮池之左右高明爽塏適愜衆心而後宗邑聖廟之規模乃於是爲大備矣上以妥先師之靈爽下以培斯文之命脈內以壯一邑之氣色外以聳遠人之觀瞻煌煌乎稱盛舉哉蓋我宗自辛酉發科而後賢書歇絕者二十餘年乃廟貌甫新而余卽以非材濫竽且中副車者亦復有人謂非有是舉卽有是應乎况由此而科目蟬聯奇材鵠起寔景運而佐隆平更可不蔡知矣夫自居官者以傳舍視之有聽其鞠爲茂草而漠不關心者矣若茲之加意培植衛道脈而作士風其大有造於宗城也謂非公之賜而誰乎是役也經始於乙酉春落成於乙酉夏磚以數萬計灰以數萬計木以數百計工匠以數千計其市之也以直其顧之也以直民不知勞財不告匱而數川訖工疑於鬼運事誠有不可得泯沒焉者遂識其顛末而鐫諸麗牲之石公諱懋發字雲起楚之峽州人

重修魁星閣記

王素文

魁星閣居城南隅上自明神廟時關中馬公協始始創建於此明季燬於兵火我皇清啟運萬事維新知縣事錢公國琦再修之未幾則風雨之所凌剝巡卒之所穢踐槓折榱崩而神亦將壓

焉邑侯蕭公興國特以權宜置神於學之尊經閣寄祀者且三十餘年所矣吳父母之下車也周覽城垣見其極蠱即毅然有鼎新之志而顧先其大且急者自廟廡而啟聖文昌諸祠次第修整將及是闕矣歲戊辰宗人士羣言於公謀將新之公慨然曰此吾素志也即捐金若干兩爲紳士倡己而且募且修寔以延閣閱二年而迄未竣事公復不憚捐俸以終厥舉且易木以輒用圖堅久雖修也功不有烈於創焉者乎是役也經始於己巳春落成於庚午夏而立石則癸酉五月也公諱存禮號立庵三韓人以少年爲邑有異政

重修文廟記

李獻

聖廟爲斯文根本之地原屬闔邑崇奉之區廣宗興建本末載於大德九年碑記甚詳國朝自康熙五十三年重修迄今百二十餘年垣墉傾圮榑棟頹敗莫此爲甚甲午春邑侯劉老父台來治斯邑甫下車拜謁行釋奠禮瞻顧徘徊心焉惻之因慨然曰以聖賢憑依之地忍令其廢敗至斯乎於是首捐廉俸邀同城官暨四鄉紳士謀所以修之是歲秋大熟政舉民和邑侯經營規畫以定章程闔邑紳民無不歡欣鼓舞樂於捐輸以助資費卽於是年冬鳩工庀材磚瓦木石備具乙未春二月興工至五月厥功告成尊經閣三楹大殿三楹琉璃丹漆光彩奪目東西兩廡十四楹神廚官廳六楹戟門東西角門前至泮池櫺星門名官鄉賢二祠雖仍舊址功倍新創照壁增其舊制高廣堅厚煥然改觀聖廟東有文昌祠三楹後殿三楹忠義祠三楹以東界大路易於塌圯西移院中最合體制周圍垣墉百餘丈巍乎煥乎自建立以來未有如此之巨麗而整新者也邑

侯公務之暇躬爲督視不辭勞倦蓋深明政治之本莫先於崇聖教以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繼往聖而開太平豈止壯觀瞻而已哉是役也工巨費繁徵邑侯之德不能善作而善成如此邑侯雲南景東廳名進士蒞任之初不以簿書期會爲急而以興校立教爲先可爲知要矣由是至道明而教化興人才輩出風俗日醇不啻聖天子崇儒重賢之心庶足慰賢邑侯崇奉斯文之意也夫

重修文廟記

張珉

聖廟之重修自道光乙未迄今五十餘年矣其間風雨所敝殿宇樓閣照壁垣墉傾圮頽坍木料磚瓦已損十之九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實不足以昭慎重丁亥夏陶公來宰是邑下車伊始首謁學宮行釋奠禮惕然見殿宇之摧落門垣之朽壞甚至舊基徒存而木石俱化烏有亟思敬行修葺因初蒞斯土稔知地瘠民貧以工程浩大有未敢輕易舉行者幸是歲秋熟民殷物阜戊子春集闔邑紳耆商籌經費感公之致治得本樂於輸將按畝捐資鳩繕萬有餘千經營規畫釐定章程飭設公局慎選紳董使能者購料廉者掌鈔勤者監工更擇公明者總襄其事毫不假胥吏之手董事人等既無薪水亦無火食公之措置誠美且善矣爰諏吉於夏五月戊午日行祭告禮興工役首大成殿次崇聖祠又次東西廡遵制恭龕本主用安聖賢之靈爽是先所急也自殿而廡而橋而神廚及鄉賢名宦兩祠靡不修整完固外而照壁移以石基迤東爲文昌宮前殿後殿門牆一律敬修廟之北坳舊有施地亦闖入垣內與宮牆齊以昭整肅自夏徂秋邑侯公餘之暇親

往督視雖立炎日中不辭勞瘁是以三閱月而工已過半至七月杪邑侯蕭公繼爲斯邑宰亦不時勸勉督率以期厥事嗣因天寒停工閱已丑春始告厥成奕奕焉煌煌焉殿聳琉璃閣飛金碧宏闊壯麗煥然一新誠巨觀矣是役也名爲重修實同創始徵兩邑侯之勸導有方始終不懈烏克臻此哉所有董事姓氏及物料價值若干殿宇牆垣尺丈若干補栽新栽柏樹若干共用鈔若干悉列碑陰使後之重修者有所式考云

重修關帝廟記

呂上沅

關帝廟爲古操廠地在城之西南隅春秋禩載諸祀典雖僻處一角實屬通邑之所尊崇也建於明萬曆六年僅有正殿三楹地基陜隘不足以安神棲而起瞻仰迨乾隆三十年間復廣購民地增建戲樓重修之規模宏敞實自茲始迄今歷有年所日就傾圯前拜殿已鞠爲茂草大殿穿漏莫蔽風雨且山牆坍塌木架下垂數尺營汛張公居近廟旁目覩心惻爰謀諸余曰關聖帝君英靈特著我朝以來屢徵異蹟宗邑爲首蒞之地尤宜尊重倘遭淋雨毀折神像不惟祭典有缺抑何以安聖帝在天之靈耶盍亟圖之余曰此誠義舉但事大非獨力所能成也於是稟諸邑侯陳公陳公曰善張公乃約期於衆而揖之曰某也工會計可以司簿書某也善工度可以市材木某也廣交遊可以勸捐輸某也善經理可以課工程衆力畢集迺鳩誠誼日鳩工聚材取木於沙之原輓灰於山之陽經營構結羣飛矢棘栒榑楹栴丹漆鮮麗鉅燼深廣視昔相倍蓰焉以奮殿根基未固周圍易以石拜殿復起而新之戲樓牌坊以及後殿齋廡比次俱舉前樓之南有隙地

一丈五尺爲民居所占已久今陳公迨出悉符舊額且令移碑於此以垂後至鐘鼓祭器壹如典禮過者莫不改觀是役也經始於夏四月至秋九月而功訖告成非張公心主之諸公力任之則亦不能相須而成也是固不可不詳記之以告將來爰簿其工料條分縷晰使出入總數俾後人一目了然而弗濶也與事有司及諸助義者悉附於石乃若帝君之忠義大節則史冊俱在炳若日星茲弗敢贅云

油堡廠捐立義學記

鄭元善

嘗謂有學校而後有教化有教化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故治隆之世莫貴於成俗化民而敷治之方莫急於敬教勸學古之人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蓋謂無地不宜立學無人不宜務學也雖國學以儲成材鄉學以訓童蒙其用不無大小之分而其正人心維風俗其功則殊途而同歸焉吾鄉油堡廠三村僻處縣東南隅距城三十餘里非冠蓋往來之地故民俗淳樸而鮮見寡聞雖間生俊秀知識恒患固陋予祖光斗公崇正嫉邪予父待聘公與善成美每諄諄以孝弟睦嫺任恤教導鄉里嘗有志創建議學敢牖一鄉之愚蒙因舊有廟田僅二十餘畝以力不逮而未果咸豐己未予卸光州篆升任漢中府又簡放鹽法長寶道省墓歸里鄉耆張君義信習聞予祖父之訓且熟悉其有志未逮因以爲請予遂倡捐千金命胞弟候選知府孝廉方正增廣生元籌董其事又爲置田頃餘以增延師修脯之資並於村東南廟宇隙地建修數楹爲肄業之所延請癸卯孝廉夏公崑瑚爲師俾闔鄉之幼稚童蒙皆得聞詩禮之教焉將見人知禮節

戶興仁讓家不聞詬誶之聲巷不睹驚陵之行人心於以正風俗於以醇俾吾鄉世世稱爲仁里庶不負吾倡修義學之素志也抑更有進者詩書之漸摩既久歧嶷之知識自開由是而採芹由是而攀桂由是而折花杏苑自鄉學而升諸國學毓爲國家梁棟之材蔚爲朝廷圭璋之器則九予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油堡廠築寨免差徭記

鄭元善

蓋聞急公奉上者爲民之常經衛國保民者邑宰之善政當承平之世固宜遵畫一之規值多事之秋尤宜有變通之道故欲足國用須嚴貢賦而思培國脉必厚民生是在良有司之因時制宜焉憶自髮逆倡亂姦民蠶起十餘年不靖蔓延數省順廣大爲畿南重地教匪竄擾歷常燒殺搶掠村舍邱墟室家流離不獲安處皇上軫念民依屢頒誥諭令民間各築堡寨自衛身家無奈吾縣中地瘠民窮因工費浩繁率皆徘徊觀望適我仲鴻王老父台下車伊始目睹四鄉十室九空心感激首倡義舉貧者出力富者出資或助磚石或捐地畝於是歷三月而功告成王公聞之深爲嘉悅謂我廠中地畝不過二十餘頃迺能不惜此數萬貫鉅款成此崇墉俾千百家之老弱婦女有所依遇有寇盜人民不患虜掠財物不患焚燒戶口不患流亡由此而耕作可以不廢由此而國課可以早完其有益於國計民生實非淺鮮且以兵燹餘生供此鉅費小民之拮据異常不卜可知况濠墉所佔地基多至一頃數十畝每歲糧賦尙須照常完納倘牧民者不格外示恩該

廠困累其何以堪所謂德爲善政在養民之爲何何以勸善而垂久遠乎於是爰稽舊跡悉心酌裁正供之外免其雜派紓民力可供歲修以免日久傾圮之虞從此堡寨可以永固世世子孫得以常安此樂土於以衛國衛民永作吾邑東南之保障此皆王公仰體皇上痼瘼在抱之至意實心爲民審時度勢斟酌損益立功德普惠澤於無窮也豈不盛哉但恐世遠年湮不復知所自來故爲文以誌並附錄王公批示於後爰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趙家寨創建義學記

鄭元善

天下有真教化而後有美風俗教化之興自學校始風俗之美自童蒙始國家文德誕敷化民成俗自畿輔以至各省莫不有學而又建立書院進子弟之秀良者教育而切劘之其市鎮鄉里童卯初基未能招入書院者復設義學以殖之是書院所以補學校之未逮義學所以補書院之不及也吾邑城內舊有鳳臺書院創之邑宰勞公歷牛李吳劉諸公屢次整頓文教頗爲振興鄉間義學率多闕如咸豐十年以後畿南教匪倡亂泊舊日衆蔓延十餘州縣旋滅旋熾數年不靖皆緣教化不明而小民心中無主邪說易惑之也同治三年地方一律平靖城南趙家寨村王儒林王有成深慨人心之不古以爲欲美風俗莫急於厚人心欲厚人心莫急於端蒙養爰捐宅園一所計四分四厘地三十四畝零創立義學俾一鄉之子弟皆得聞詩書之教焉豈不懿哉由是爲師者正心術崇禮節以立教人之本教學業明詳解以立教人之事因其質而啟牖之迎其機而利導之使學者優柔漸漬日趨於善而不自知將見家敦孝友人知禮法農夫戒逸諍百工禁奇

裘商賈羞罔利人心淳而風俗因之茂美又何患邪說之煽乎則義學之有裨於教化非淺鮮矣則二人爲世道人心計者亦深且長矣是爲記

擒徐升記

鄭元善

徐升息縣人寄居於正陽蓮花寺性狡黠趨捷善走少時嘗幫地保雷玉清討巨捻張端陽雷玉清相繼陣亡升獨輕捷得免又習爲鼠盜狗偷鄰村遠近皆受其害予乘夜捕之升逸去獲其母與其弱弟予憐而釋之令其子無復然升遂闖家回息縣白土店人張端陽性情凶暴糾集無賴數十人橫行汝正新息間多年矣鄉人切齒予屢次率衆討之皆未得手升因端陽之多怨也約集鄉間壯健二百人與之械鬪斃其死黨費小山等十餘人端陽懼遂逃至蘇州爲息縣人間漢璞所獲交地方官就地正法自此而徐升之勢遂張嘯聚數百人盤踞於岳城包信長陵等鎮肆行搶掠姦淫婦女息縣縣令率役勇八百人捕之遇之於岳城一戰而潰傷役勇數十人熊令陔踰而歸遂請於光州知州周起濱率役勇千餘人來息未至淮河七里是時徐升料集匪徒二千肆擾臨河店聞州兵至先令賊扮作鄉民馳告曰徐升帶賊數百人在河北搶掠被鄉民數千圍困若州尊親臨而督之可盡縛而獻也請急渡河毋失此機會不然恐逸而去也知州信之遂催兵渡淮渡未及半賊忽大呼曰可矣遂縱賊奮擊州兵大敗傷勇役二百餘人州尊大恚遂添募壯勇並約集鄰郡皆會哨歸取餉二千兩誓曰不誅此賊吾不復反光州矣且曰凡率兵勇會此役吾必重犒賞之予從汝寧府守廖公姓泰將傅崇武府經歷陳棠汝陽縣黎令士華羅山縣金

令朝棟皆率衆至白土店升聞兵勇大集遂散其黨羽潛匿鄉間廖公率博叅將陳經歷等會周刺史於張陶息縣地也熊令不修地主之禮州主亦無慰藉之言軍士皆愠崇武與棠言於廖公曰吾奔馳百里以救光息之急伊如此漠然吾等可撤兵歸聽伊自爲之可也廖公將從之予曰不可徐升不除非特光息之患亦汝境之憂也彼嘯聚於汝光之間魚肉鄉民光息捕之急勢必潛伏於汝境汝境捕之急勢又潛伏於光息非汝光協力同心勢必如火之燎原將至無可措手今幸光息恨入骨髓剿捕不遺餘力徐升必不敢復肆鴟張汝陽把總李文緝頗有謀畧若令帶兵三十人駐紮夏家寨白土店往來巡緝資以口糧再懸重賞覓線不出一月徐升可擒也廖公然之予又召正息紳耆史道隆余世英等十人餘詰之曰徐升不死汝等能安枕乎皆對曰不能又曰官兵不動汝鄉民能擒之乎對曰不能又曰光息有兵汝境無兵能弋獲之乎對曰亦不能予曰汝等既知此則今日機會不可失矣廖公現派兵三十名駐汝附近村庄助汝等搜捕汝等宜多購線勤偵探能擒送者賞制錢三百千能送確信者賞百千除剝膚之大災建捍患之奇功汝等可不勉乎紳耆皆踴躍奉命予先倡捐百金發兵勇半月口糧遂與僚佐皆歸未逾月徐升徘徊於水涯蘆葦間被鄉人誘入其家藏於馬矢之中急報李把總率衆圍其宅搜而得之解赴正陽光息遂宴然

敢遊勇劉尙義記

鄭元善

丙辰春予卸汝寧府篆仍持檄防堵大勝九里兩關是時湖北胡中丞林翼已收復武昌省城其

餘府縣亦以次肅清故各營兵勇悉歸裁撤而遊勇之好事者不肯歸農猶擁衆自衛到處搶掠
 大爲地方害予聞信即於三月六日馳抵羅山劉尙義者四川巨猾也曾隨勝公保楊公霽賊賊
 驕悍不馴屢服屢叛至是擁衆數千人不奉命詭其衆曰宋賊猖獗英撫軍桂招勇甚急口糧甚
 豐欲投効者惟予馬首是瞻衆信之翕然從者八千人屯小河鎮距九里關百里勢將北犯人心
 惶恐所謂宋賊者亳州人張落刑聚衆擾歸德乙卯冬周觀察照徵奉英撫軍命討之數月無功
 次年正月英撫軍親督南陽鎮邱聯恩吉林馬隊德樛額候補知縣廖慶謀諸軍進勦連戰皆捷
 三月間圍之於雉河集當湖省裁撤兵勇之時並無添募之說予偵知其情速招集城約石約九
 約諸團勇七百名於初八日駐札九里關先出示以諭之曰凡爾有衆從征五年蒙犯霜露跋涉
 山川可爲勤勞王事矣幸戮力同心膚功克奏君子皆進官階小人亦得犒賞趁此凱撤各還故
 鄉豈不可爲閭里之榮而更爲宗族交遊光寵乎夫見可而進爲之智知難而退爲之勇入春以
 來宋賊殘敗已如釜魚阱獸國家兵餉爲艱本營兵勇尙議裁汰爾等若違道奔赴勢必不能更
 資以餉銀以數千之衆而無隔宿之糧將饑困所迫不至爲亂不止況汝陳諸郡人情獷悍團練
 整齊若遊勇過境肆行搶掠勢必不能相容衆而殲旃定在目前爾等以從征有功之將士陷爲
 饑疲無歸之亂民悖令德而取惡名舍安全而趨死亡孰得孰失豪傑應自能辨之於是其衆散
 而歸者大半劉尙義尙擁衆二千人徘徊於小河廣水間三里城以南鄉團聚衆萬餘禦之賊選
 悍者十餘人衝之衆皆潰散賊遂北犯據大新店距九里關五十里十一日晚間三里城把總來

告急且獻策曰九里關山勢平坦東西皆有間道且居民鮮少勢難扼守三里城爲湖北巨鎮商買輻輳地利險峻若爲賊所據關難獨立矣予然之十二日撥兵四百名駐三里城西南尙未扎定賊已糜至戰少却遂仍撤回關賊疑有伏不敢進偁予乃召胡把總鳳鳴候補縣丞鄭瑩計曰三里城距關十五里賊若因其資糧以困我且出奇兵以斷我後則關必危關中路險道狹綿延三十餘里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東西皆崇山峻嶺更無仄徑可以傍出與其禦之於關外不若引之入關以重兵扼其前更以銳卒截其後其衆可盡殲也皆以爲然乃令典史任浩添募勝約團勇六百名誠其觀賊入關卽斷其歸路遣徐生員探賊消息晚間余退駐滄港店厚集團勇以待之且稟請邊道臺謹備柳林諸隘口夜半徐生員來告曰賊入三里城知關中有備未敢久停卽由關西間道趨信陽其道至柳林始出山口三十餘里之內較關中路更爲偏仄崎嶇中亦無居民予度其跋涉而至勢已疲勞柳林既有兵堵截必不能出又野無所掠饑困之餘必將由舊路而返次日黎明予卽整隊仍回關探明關西十五里小新店爲賊往來要路是晚令兵勇移營據之居民皆篋食壺漿以餉兵勇兵勇益勸騰飽食後卽擇要設伏嚴陣以備之胡把總鳳鳴率九約勇二百名軍其南劉把總清源率汝新勇二百名軍其東石約城勇三百名軍其西賊至柳林柳林有備不得前進且終日無所得食夜半遂踉蹌而歸五鼓至小新店我兵勇前後夾擊之斃賊過半賊遂大敗翻山越嶺而逃遁回湖北僅餘三四百人是日晚任典史率勝約勇六百名至關羅山縣知縣王珠燦亦至次日令帥勇追至三里城賊已遠遁邊境安帖十六日予遂撤

隊回羅山

擒趙廷羣記

鄭元善

趙廷羣者羅山縣盜魁也住淮河店之南其村北東兩面阻河道光十八九年間幫巨捻傳九功胡全堂等在羅山南境關王廟爭食鹽分卽以狙詐善鬪出名迨至道光二十六年傳胡二寇相繼被擒而羣獨以狡猾得免其黨羽遂益衆其凶讎亦日張廷羣尙任俠廣交遊汝正新息無賴少年橫行閭里者皆依之爲淵藪故西至信陽東至三河尖凡鹽牌過境必須大有餽送不然必橫被擄掠其附近村庄少年婦女喪夫欲矢志守節者率被強搶用以配其黨羽故一時殷實良民者甘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而播紳知禮節者尤畏之如蛇蝎待之如上賓咸豐三年髮逆自汜水分股南竄由遂平直撲正陽之大林店掠船戶江天培之船渡淮破羅山擾大勝關土匪因之蠶起羣素與江天培有仇遂率黨千餘人以逐髮逆爲名入城縱之大掠且宣言於衆曰賊之蹂躪羅邑也江天培實縱之遂屠其家擄其妻以爲妾府縣方資之以鎮撫地方明知其荼毒鄉民而莫敢如何是年十一月予攝篆羅山素稔其惡前在正陽任內曾越境捕之因其地阻淮未能得手至是其聲勢益大知力不足以制之於是先催辦四鄉團練知皂役馬雲章寔爲廷羣耳目令傳諭之自今以後但能改行率德前罪悉付之不論其黨張四性情尙爽直知大義素爲廷羣所倚任予賞以皂班頭役以安其心劉龍者息邑著名捻首也其父以犯罪誅龍仍犯案累累予使人撫之欣然來城欲立功自効廷羣陰使挑之令其遁去且囑其黨羽助之使橫行新息

間四年夏易天幅倡亂戕烏龍集州判廷羣助以數千人破息縣光山予惡其陰賊險狠遂決計誅之又慮附之者衆倘非確有把握輕舉妄動必至遁匿且恐變生肘腋於是因下鄉之便細心延訪其鄉人何生員密獻策曰廷羣心甚叵測久蓄異志方今髮逆外逼皖捻內訌廷羣若乘隙勾結不但汝光兩郡之民大受糜爛恐豫省東南一帶非朝廷有也公既欲爲國除害不可不早圖之圖之此其時矣廷羣專利不厭性多猜忌附之者雖衆皆懼其威挾其勢非真一德一心也近來其腹黨張鑑因爭利與之有隙其同族武生趙金聲因其陰助叛逆恐被株連公但以厚利招之危言動之使其從中圖之公外以兵威攝之其勢必瓦解趙匪不難擒也予深然之遂招集濠港店練勇五百人以備征勦且懸以重賞時邱鎮軍駐兵光州予稟請以兵臨之邱公使張觀察囑率兵來會廷羣聞風潛匿光山境張公召其族人明正其罪欲連坐之金聲大懼予代爲請之令自具限期使協同張鑑竭力搜捕擒獻偷屆期不獲然後並坐之張公許之遂撤兵歸未十日被光山縣張令紹英獲之廷羣大恚曰不意太平天國之天下予竟無分茅胙土分也解赴信陽審明正法汝光兩郡附近數百里無不室家相慶

王處士景春孺人李氏墓表

崔恭

監祿御史王溶奔其母孺人李氏之喪殮殯成禮諷日啟其先府君之輿而合葬焉既襄事願謂麗牲之石未有刻乃拊膺而號曰吾先人之潛德懿行不白于世潘何以爲子何以立天地間而爲人卽謀於諸兄寓書幣於黃門郭秉衡所徵予言以表諸墓道予誠憫夫孝子仁人之不忍死

其親也故不得以疏陋辭按狀處士諱榮字景春其先本湖北黃陂之儒族世有顯人大父伯成當元之季避兵徙家于廣平之威縣王氏之在威者昉此父志剛母葛氏有隱操以治本爲業至處士遂大振厥宗處士性美天成有容儀不妄言動每讀書至古人奇節偉行必尙論其世思欲卽其人於千載上而與之遊其孝友行誼隆於家布濩乎閭里而徹於郡邑之長至於詔曰朝廷脫下搜賢之令則王景春其人矣永樂中遣使通西域而威值其路衝民之役候送於臨洛者無虛歲恒苦於督之者無制故民日撓而闕於供邑大夫患之徧詢於衆咸願屬之處士處士以公勸先之事立辦而無譁如此者幾二十年尋居父喪戚易交至奉母氏孝愛尤篤十餘年母亦繼沒求善地以營葬事而未得暫攢於淺土處士寢苦枕塊斷肉食哀毀幾絕鄉黨憫其過持酒肴往慰之曰毀不減性禮也因強之食飲處士度其不可以言喻也給曰我久厭此所嗜惟天鵝肉耳頃之忽天鵝橫空來飛墮雪中回旋不去衆愕然警曰此非君誠孝所假邪取以供之卒衆亦莫能強旣葬哀毀悲感不置竟蔬食終身焉處士長於治生然養親之外財帛無所私昆季有求異者省之曰親棄吾養吾焉用此若第取之其餘足贍吾老矣猶樂於推贏羨以周寒襁儲良藥以濟貧病且不責其償以報用是人懷其恩而服其義雖三尺之童知敬慕焉里有爭不平者紛糾於前處士以片言解之帖帖退服配孺人李氏有淑德閑於婦道中門之內雍雍睦睦然處其汪氏娣克和而有禮視其子猶己出潛蓋汪氏之少子也資性聰悟處士最鍾愛之孺人撫遇之特厚業以儒術卒以國子生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是固處士之克教抑亦孺人之

克相云處士生洪武癸卯九月初七日卒天順辛巳九月念四日壽六十九孺人生洪武庚午三月十六日卒成化戊寅四月初七日壽八十以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於高家寨之原從吉兆也子男七長寬早世次有才澤通恭振皆成立而溶之風概尤著於中朝子女二士人趙明進士陳觀其婿也嗚呼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曰孝曰友曰義曰信而已處士之孝發於深衷而動乎天地是以感召之機孚於異類本乎誠也昆弟之間惟先之以退讓故能篤友于之愛若夫義有以急人之困阨信足以釋人之紛爭皆其大節之炳如者傳曰生可賓於鄉死可祭於社者非處士而誰孺人之宜慈惠和而母儀婦德是範圍闔不愧爲處士之配矣肆惟慶澤所鍾流於賢嗣它日樹忠貞之烈迺褒封之典龍章鳳敕下賁幽壤而蒼天之報殆亦無疆期也是用擴摭其行實之彰著而有裨於名教也者大書以表於墓碣庶觀風者有采焉而使威之後人知所矜式云大明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孟夏廣宗縣崔恭表

張氏祖姑烈女墓誌銘

明永和縣張守禮

我張氏世爲山東青州府樂安縣人國朝永樂七年間始祖諱八老攜賈氏占籍於廣宗縣城東之焦家莊生奉先娶劉氏子男二長友才方六歲次得春在抱女一卽祖姑烈女也奉先夫婦雙亡二子零丁家業無倚姑氏頓踊號呼哀徹天地誓不出嫁以撫二弟保家業自任勞心焦思日夜績紡織載二弟長成各娶妻室姑氏節操愈堅自居一室鍵閉中門二弟出入必咨教戒二婦處中饋敬慎唯諾毫無敢慢恭勤儉約白首不易卒老于室葬於村東古路之北余自永和解綬

歸省其墓歎曰方今秉鈞當軸尙且隨風逐浪綱常不知爲何物節義棄之若弁髦姑氏一女流耳而能守正不阿眞可謂烈女者矣設使父母旣卒從一而嫁二弟淪沒我張氏豈有今日哉嗟嗟姑氏恫父母之亡洵孝子也撫二弟之孤洵仁人也永祖考之業可謂光前者矣衍七代之宗可謂裕後者矣節斷堅金才同利器誠女中之絕無古今之希有也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祖姑之謂乎夫何當時無旌表傳道旁古墓與草木同朽可勝嘆哉特錄於此以俟觀風者採焉爲之銘曰維我姑氏節操冰霜撫孤保業百苦備嘗承先裕後家道恢張耕讀相繼詩書傳芳飲水思源厥德難忘竭力孝享歲獻蒸嘗名播千古貞烈無雙後有考者古道之旁

淡庵王公墓誌銘

劉雲綺

嘗謂不朽之業有三而德與功爲尤著故子產云亡尼父泣爲遺愛隨武旣沒文子懷其餘風雅望著於當時休聲垂諸異世理固然也於淡庵王公見之矣公諱快字樂天曾大父錫候以恩貢補京衛修職耶載在縣誌大父遐齡父錄勳爲鬻序領袖不競仕進以文章自慰公不失舊物早歲補博士弟子員後以廩膳生舉乾隆己亥歲進士例授修職佐耶然此不足爲公重也公性恬退工書畫骨秀神閑闐然入襄陽營邱之室主若齊得喪一物我馴鳥蓄魚種花植草榮辱不動於慮俯仰自若其天公字樂天殆眞所謂樂天者與己而深自維曰人生世上如石火電光歷時無幾而沒沒焉無所表見是不有其生也古人云不爲良相必爲良醫蓋相固仁覆夫下而醫亦惠及一區難澤物不無遐邇以視夫雕蟲篆刻卜浮名而襲鉛華者必有辨也於是辨寒熱審虛

實察剛柔酌燥濕工岐黃之術爲壽世之方戴其德者無有貧富親疎孺遠近四十餘年而公亦冉冉老矣公享年八十以乾隆辛丑二月六日卒今於嘉慶丙辰二月二十七日將移柩於新塋而卜葬焉聞其期者多唏噓流涕以爲盛德如公而不爲道揚焉以傳諸無窮是食公之德於生前而不克壽公之名於沒後也乃相與推公之素爲不朽之舉僉以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余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其詞曰於休我公德軼前賢明哲溫惠受之自天詩書是敦禮樂是說兼通岐黃微言未絕惠我無疆無有老少起死回生窮神極妙泰山頽矣梁木已非哀我人斯於誰適歸

良卿墓碣

杜之堂

良卿姓邢廣宗縣人也同治二年家屬避亂順德府而良卿生順德古寒國取地名之曰寒曾祖諱文選祖諱金華均國子監生父諱鶴齡字增壽六品軍功皆以孝友稱閭里良卿生有異表言詞和雅才亦優異頗傾動一鄉受學乃祖十六歲入縣學益致力舉子業屢試未售乃遊學遠方就名師月舫胡公星樓趙公皆許爲奇才光緒二十七年最廷賓抗捐糾衆縣主不能治請兵剿滅良卿遊學保定聞警奮然曰景某吾戚黨且有舊吾不忍其死並禍我鄉閭即日馳歸孤身說景景憇而受嗾於人勢亦益重威縣清河皆畏懼而團練勇丁來附不肯聽良卿亦幸免於難次年春兵至而死者四五百人景亦被捕成安亂平良卿瘞益奮曰吾不惜景某而惜吾鄉人不明時局也國家新創外兵甫退吾輩宜策勵以洒國耻乃棄科舉而嚮志於教育是時保定規

設速成師範學堂良卿入獨先畢業充教員柏鄉合杜楊兩村立初等學堂自維教育大事不可
延故見乃出私財遊學日本入弘文學院師範班兼入經緯學堂警察班夜習音樂雖留一年而
所得獨多歸國充本縣高等小學堂教員苦基址隘乃醮賞購屋開第二學堂迄今廣宗學務不
下各州縣杜楊兩村學堂爲一縣之冠者良卿力也繼就聘河南省師範學堂順德各學堂學生
並力招致良卿不獲辭充師範學堂監督兼勸學總董年餘積勞致疾咯血而卒卒時年四十八
良卿剛猛人也作事勇於圖始每自任曰我敢其端改移使就完美皆異時異人任斷斷畏顧而
不敢先者懦人耳豈足成事觀其說叛賊學毅然爲之不顧衆口訾議唾罵皆性使然也娶本邑
劉氏繼室威劉氏再繼左氏再繼南宮宋氏叔父無後以良卿兼祧其叔母爲娶本邑杜氏子一
永元宋所出也之堂與良卿同學同遊居相近故知之最深今歸弔其家老母携弱孫兩夫人侍
側煢煢孤寡可悲也邑中諸君子辦教育經歷艱苦瘞思淑始之不易乃思有以永其傳立碑墓
側委之堂爲之記之堂雖不文吾友旣可悲而其所爲又足起懦而振積也故徇請而爲之狀如
此

偉節墓碣

杜之堂

偉節姓王諱錦耀廣宗縣人曾祖永秀九品軍功本生曾祖永成廩膳生祖錫璋國子監生父彬
字雅齋歷世重讀書必壯歲無成乃業農耕雅公有子四偉節其仲也雅公之言曰吾承父祖志
子孫姿性雖中人必盡力以成之成之而賞產或促當亦爲吾先人所默許者以此語訓諸子卽

藉以策勵偉節也初偉節受學璩先生達卿繼從余遊學保定光緒三十年入邑庠當是時國家創於外兵志士輒激昂慷慨思救國危偉節乃弃文入武備學堂習普通一年改專門礮科既畢業充見習官經陸軍部考試升副軍校尉繼又肄業講武堂以畢業第一充四鎮中營礮隊長宣統二年八月而病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而卒年才三十一歲耳嗚呼痛哉偉節樸直君子也性行不適時宜祇知敦篤求學學成無所施爲俛首下心日服事庸碌長官又不甘隨俗浮沈抑損其氣內憂國弱外懷鄰強任係悲憤鬱不能平疾之所由致也及武漢用兵南北軍諸將校皆故等夷輩乘機奮起各競所志已獨呻吟牀第不能馳驅戎馬策勛立名一洩腦中奇特既久病積弱復益之以憤激安得而不死民國成首武功視材能以授職位凡南北將校之在行列者皆榮名炫赫震盪宇內而死事君子勛績尤高獨偉節生不得見其志死不得留其名是又知偉節者悲痛太息而不容或已者也偉節之病也在馬場營次既篤乃作書與家人雅公馳主死已一日矣聞侍疾者曰彌留時惟曰惜吾不能盡力於國嗚呼痛哉娶威邑唐氏有一女無子雅公之言曰此子學已成竇志以沒吾年邁幼者尙可望乎雖成恐不及覩其効矣且曰子其爲之文以寄吾哀以章吾志余亦深知偉節而悲其夭者遂援筆而爲之記焉

韓來觀先生墓表

杜之堂

前清光緒二十有三年有携垂髫兒至順德以默誦五經應童子試者人輒驚爲奇秘問之則吾廣宗南鄙韓先生來觀與其猶子敏修字虛谷者也當是時士尙空文束經史不觀窮僻下邑儲

全經者無幾家獨韓先生以是立教莫不笑其迂之堂與先生年輩不相及雖同縣而南北距百
里又游學京保涉東瀛奇跡津沽者前後三十載雖時與虛谷會晤而於鄉前輩如先生者輒疏
闊無聞焉虛谷供職省院有年民國某年先生避地來游始得見顏色目炯齒完髮頰白徒步不
御車馬毫爽健王如四五十歲人居近時相過從至則不作寒暄語亦不拘送迎禮數或獨坐觀
書竟夕或携去復來與之談古今積理事成毀煨煨無障礙於是而歎先生之識力學養爲不可
及迂云乎哉別後數月先生以疾卒於家卒時年六十有九先生諱樹芹邑庠生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胞弟諱某即虛谷父先一年卒配某氏妾某氏生子敬修時年已五十八歲課之嚴不
以老故溺愛先生性孝友而處事無近利上事兩代以孝聞兄弟終身共鑿怡怡然爛留時猶以
弟死未葬爲憾清末停科舉先生出資建校不受褒獎歲不登散粟賑貧爲縣議會議長剔中飽
以蘇民困梗於官而辭職集村中廟產立義倉以備災祲雖有行有未行要皆本古義以爲措施
博通之效於此可見先生不慕榮途僅彰所有於里井惜哉惜哉虛谷已酉拔貢分發山西任用
縣知事醇謹澹泊能繼伯氏業余當況以惜抱之傳薑塢先生有知其將以爲知言矣乎

牛灼三君墓表

牛輶瑋

君諱俊清灼三其字也曾祖培祖春和本生祖春魁考福明妣張氏繼妣劉氏世居廣宗縣東牛
李莊君讀書里中從學於瓚之先君六吉公顯悟能得真解補縣學生員假館鄰村未幾歸力耕
自給勤操作逾備僕遂以農業起家性端凝敦肅終年早起無間寒暑晝未嘗寢即閉居默坐亦

未嘗稍有情容以故人皆敬重之夫學先治生元儒許衡已有名言至清初河北大儒若顏習齋李剛主其學卽以苦身力行爲宗近世文人多不崇實學校畢業致成遊民憂時者每提倡顏李學說以資救濟而君性行乃早與顏李默契聞風者亦可以興矣宣統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疾卒年六十有九元配李儒人前卒繼配王儒人後君十載卒合葬村西南光堃之次子煥斗王儒人出縣學生員入民國以辦學獎嘉祥章又因辦賑獎七等嘉禾章選縣議會議長女人一適同縣祝氏孫四人炳申炳成炳寅炳未瑞與君爲同族又係同學見聞較切謹表

稟

公舉呂孟庭崇祀鄉賢稟

闕名

爲崇祀鄉賢以式儒林而維風化事竊維下邑矜式之資端歸鄉望盛世褒揚之典首重儒修惟學恥乎虛聲斯行歸於實踐鄉大夫賢則旌諸朝永樹楷模之望鄉先生歿而祀於社是爲桑梓之光立德立功無愧完人於名教克裡克祀擬合鉅典之推崇故江西弋陽縣知縣呂上沅係順德府廣宗縣人嘉慶辛酉拔貢丙子科舉人充會典館臚錄十七年選博野縣教諭大計卓異道光十三年升江西弋陽縣知縣於道光二十年告歸咸豐七年卒於家壽八十五歲職等查故紳孝友性成端方夙著士行無慚於彘影物望尤重於縉紳講學明倫言爲坊而行爲表急公好義篤於親而興於仁旣拔萃於酉科旋騰聲於乙榜司鐸則名噪北冀分符則譽重西江其任博野教職也時歲荒歉奉憲檄辦賑鄰邑同事多侵漁粟米半雜灰石飢民不堪食用物議沸騰幾至

激變故紳粟獨精潔顆粒不入己民沾實惠遠近就食如流水全活甚衆上憲嘉之旋蒙保薦其任弋陽縣也甫下車值該縣兌漕前事者以類年鬧漕急委之去故紳查訪情形知加耗太重官吏多中飽隨革除諸弊與民更新一時歌頌迨徧又民情素強悍械鬥動數十人兩造傷亡各有爲首者議抵議定交官官每曲從之故紳深知其弊竭力勸諭遇有此等不論遠近必親自赴該處傳詢兩造務使水落石出按律定擬而後止以故在任數年此風遂息江西爲人文淵藪故紳素深經術尤喜獎拔士類道光己亥恩科分校豫章秋闈所拔皆知名士解元徐君朝璽卷牘錄誤遺兩行薦而不售故紳細閱其文知爲名宿取墨卷親赴主司力爭卒膺首擢蔡君壽祺爲故紳所賞拔更聯捷詞入館其他愛民則有實心養士則有善政廉明素著仰幹濟於同寅繁劇夙膺判文移於旁午上憲倚爲腹心同人欽其肝膽指日超擢而故紳已決計告歸矣返旆之日白叟黃童攀轅臥轍甚至有泣下者非實惠及民曷克臻此回籍後傳經論文從遊日衆捷南宮者一登賢書者四擢明經者三嘉惠士林昌明學校閭里被其教澤士庶樂其裁成職等添叨鄉誼共挹清芬耳聞目見久藉薰陶實至名歸原非阿好欽茲規模宏遠蔚爲當代之真儒似宜俎豆馨香用昭熙朝之盛典爲此合詞呈明伏祈具詳

陳威邑紳士辦團出力稟

鄭元善

敬稟者卑府蒙前督劉奏派辦順廣大三府團練隨同范道幫助河防當卽刷印前在羅山任內所刻團練實紀數百本並寫示諭數百張散給四紳鄉董遍歷三郡周巡河干因恐騷擾地方故

未敢請帶隨員請派書役一切上下稟札文移悉由道署繕辦會銜發申及至地方肅清之後所有紳董尤爲出力宜請獎勵者亦由各縣查明斟酌辦理竊思數年辦團以來三郡州縣最出力者莫如濱河之開州長垣東明清豐南樂五處因屢次出隊防河徭極辛苦曾於六年夏間函商范道先爲請獎一次其次則清河威縣團練器械最爲堅利整齊聲勢最爲聯絡雄壯同治五年以前曾與賊接仗數次殺賊多名練勇陣亡者亦百餘人五年以後自溥令抵任以來虛懷採納紳民悅服團練益見整齊故直境賊匪南北奔竄不下二十餘次皆未敢擾及該縣邊境城關無烽燧之驚鄉間免蹂躪之苦實屬辦團最爲得力非他縣所能及者查自軍興以來各州縣修城辦團保衛地方朝廷皆不吝爵賞以示鼓勵或以捐賞爲圖縣廣學額或以出力爲紳董進官階昨接威縣衆紳士來稟始知該縣自賊匪肅清以後官紳未獲保舉一人其陣亡之人亦未邀有卹典不勝詫異竊查該縣修城辦團論捐贊則不下三十餘萬論得力則數百里內無兵燹之憂乃未得蒙朝廷彙獎勵未免向隅卑府以衰庸驅受命辦梓鄉團練開導勸諭則不憚爲地方官分勞賞功罰惡則不敢爲地方官爭權茲則國政得失所關人心向背所係有不忍不爲大公祖言者應如何辦理之處伏乞鈞裁專此肅稟虔叩勳安

論勝保功罪上李中堂稟

鄒元善

常聞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帝世之良謨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王朝之盛典故漢之馬援謗起明珠而定遠之功自在唐之無忌身罹法網而佐命之績終昭誠以人臣之以身報國功與罪不免互

形而聖主之任賢使能刑與賞尤貴並用蓋公論難泯直道在人爲政者不可不思所以順人心而培國脉也前都統勝保督師十年轉戰六省始以偏師繼以統帥其任不可謂不重其遇不可謂不隆卒以剛愎自用嗜慾紛乘善始不能善終竟以罪死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與人無尤也蓋勝都統才雖過人而性多克伐克則好勝人而自治多疎自治疎故不無衆怨招尤之事伐則好矜已而用人必濫用人濫故不聞勸善規過之箴其不能善處功名明哲保身也固宜然其心地之光明功業之彪炳則實有不容沒者其在山西山東直隸安徽戰功卓著得之傳聞者姑勿具論第即在河南元善所親知灼見者已覺其忠肝義胆百折不回而任事之勇制賊之智馭衆之信且仁實非他將所能及試爲中堂陳之其初次救固始也咸豐七年二月張落刑宮瞎子合夥二萬人擾固始初九日合圍元善時在城中統計守城兵勇不過千人不足一戰固始距光州一百四十里賊已蔓延至六十里外元善兩次寄信至署中令招勇數千人來援皆中途遇賊敗回不能到城下距省城千餘里勢已緩不濟急十八日始聞勝都統在潁州令候補縣丞陳嵩兆由光州持稟告急路多梗阻二十三日始達潁州勝都統卽面問情形速整隊伍星夜來援時土匪攢起遍地烽烟勝都統且撫且勦日行百里二十七日申刻已抵固始城下將賊擊敗立解城圍駐兵城外公買公賣市井晏然居民歡呼相慶其二次救固始也張宮二逆勾結長髮三四萬人於七年十二月中旬北犯二十一日勝都統自三河尖示元善信曰髮逆大股來撲固始汝急集勇防堵要隘毋令西窺吾自北路進勦二十七日務必距固始城十餘里結營以備進兵切不可

悞元善急招勇二千名於二十三日出城駐春河所招勇陸續來齊二十七日移營小河橋距開始城西二十里是日探聽勝都統亦進營馬家埠距開始城北十四里是時髮逆已連營固始城下勝都統戰將劉尙義帶川勇一千四百名已投降髮逆督統不動聲色若弗知也者來約二十九日出隊至固始城五里餘西路賊不出北路遇賊戰敗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連戰皆敗勝都統在汝正新息間招捻勇八千人十六日大戰又大敗勇目翁錫元素以善戰出名數年前常隨元善出隊平賊者至是亦陣亡勝都統賞銀百兩令其兄送其屍還皖豫兩省鄉團來助者不絕於路故屢戰屢敗而銳氣不衰光州鄉團擒遊勇八十人解送來營問係四川人頭目夏姓實爲劉尙義表弟來投其營效力者時尙義已降髮逆衆議欲盡誅之元善謂兵有深機仍聽勝都統自行發落可也遂解勝營都統仍錄用之且令時寄信劉尙義髮逆因疑尙義係詐降不敢重任之劉尙義亦因勝都統待之厚不肯爲賊盡力卒之首鼠兩端後爲李營廬又熊所誅勝都統調李營黃遊擊帶廣勇三百人於二十二日到營二十三日出隊大獲全勝以後連戰皆捷無奈距固始城五里內賊營寨羅羅密布雖連獲勝仗而城圍仍不能解勝都統乃親巡賊壘審擇地利察看進兵道路距固始城周圍二三十里凡邱壑阨塞無不瞭如指掌布置兵勇分據要隘賊出隊輒敗之賊始不敢旁窺知固始城西北三里餘爲進兵要路無奈有一賊寨伏悍賊三四千人最爲害事乃令殷嘉賓兄弟率敢戰之士移壘偪之且戰且築兩晝夜壘始成置大炮其上直當賊壘之門賊於是乎始固然賊仍固守營寨勝都統每日出隊攻之雖有所獲終不能直

抵城下於二月十六日以後勝都統於每日收隊夜晚必集諸將誓之曰固始被圍已六十日矣吾受命來援汝等不肯力戰破賊遲延以至於今倫一日城中食盡兵潰被賊攻破令吾何以對皇上見固始百姓乎慷慨唏噓至於泣下於是諸將皆愧奮無地二十三日出隊無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大破賊匪連破賊營數座賊勢不支遂皆空營而逃立解城圍賊悉遁歸六安河南通省城池保全不致如皖省之糜爛者實賴此戰之力也至於保全大局克肇中興尤莫如豐縣之捷蓋彼時連鎮賊氛甚熾又有大股來援攻破臨清勢甚猖狂人心洶洶勢將不支若非勝都統不避艱險出奇制勝極力窮追勦捕數晝夜俾賊隻輪不返天下事尙可問乎顯皇帝批摺深加褒獎聖訓昭垂實爲公論迨其後值木蘭之巡盛兵畿輔銷夷人之禍心解潁州之圍擒陳玉成斷髮逆之右臂凡此身心之勤勞事功之赫奕求之諸臣中豈易多得者哉我朝自復旦以來優待勲臣凡立功疆場者無不渥蒙恩施設使勝都統於入潼關之後即與回匪戰敗而死其應得之恤典雖不能與僧王比隆豈宜在多將軍邱鎮台下哉抑或遇疾而終雖不能與曾侯分榮豈宜在胡文忠袁督師下哉乃因曠日未能奏功一時布置不合機宜遂身膺顯戮并其前功亦因之泯滅未免向隅竊維其獲罪之由當主少國疑之際值怨謗羣起之時不能有負罪引慝之誠猶時露恃功自恣之意履霜堅冰其漸不可不杜宜其爲國法所不赦也然其罪旣正之於生前而其功似宜報之於身後蓋宜威而不威則無以飭綱紀而弭亂萌宜庸而不庸尤無以收人心而作士氣傳曰不以一善掩大德又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方今曾侯既沒負中外之望者惟有中堂具回天之力者亦惟有中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阿衡之心也引君當道志仁君子之事也可否代爲陳奏用乞寬典或開復其原官或加恩其子孫抑或列入昭忠名宦隆其享祀俾逢春之草木同沾雨露之仁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忠厚待人不遺藪非宥罪報功上追帝世罰淫賞善取法王朝豈不懿哉元善受國恩深重祇以才識庸愚未克圖報消埃茲當皇上親政之年有所聞見不忍不言是否有當惟中堂自裁度之

詩

戒從子杲

宋范質

去年初釋褐一命到蓬邱青袍春草色白紵棄如仇適會龍飛慶王澤天下流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爲優凡登進士第四選升校讐歷官十五考叙階與爾儔如何志未滿意欲凌雲游苦言品位卑寄書來我求省之再三歎不覺淚盈眸吾家本寒素門第寡公侯先子有令德樂道尙優游生逢世多僻委任信沈浮仕宦不喜達更隱同莊周積善有餘慶清白爲貽謀伊余奉家訓孜孜務進修夙夜事勤肅言行思悔尤出門擇交友防慎畏薰蕕省躬常懼玷恐掇庭闈羞童年志於學不情爲箕裘二十中甲科頰尾化爲蚪三十入翰苑步武向瀛洲四十登宰輔紹冠冠冕旒備位行一紀將何助帝猷旣非救旱雨豈是濟川舟天子未遐棄日益素餐憂黃河潤十里草木皆浸漬吾宗凡九人繼踵昇官次門內無白丁森森朱綠紫鷄行泊內職亞尹州從事府掾監省官高低皆清美悉由僥倖升不因資考至朝廷懸爵秩命之曰公器才者祿及身功者賞於世非才及

非功安得霑厚利寒衣內府帛饑食太倉米不蠶復不穡未嘗勤四體雖然一家榮豈塞衆人議
顛顛十目窺齷齪千人指借問爾與吾如何不自愧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
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道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
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鷦宜鑑詩人刺戒
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
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暴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
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
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蓬篚與戚
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義士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死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
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
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
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
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告諸郎躁進徒爲爾

送都憲羅公學古還豫章

明崔恭

肅政臺端表百司乞身何事托三宜煙篴已遂投簪願霄漢應懷補袞思滿徑黃花秋興好千年
青簡令名垂東湖孺子清風在此去扁舟拂釣絲

寓郡城東書院詠雪

明 撤大經

鐵馬警籬夜喚鴉板橋泥滑礙行車影侵幽幌鷄忙曉點綴空林蝶誤花東郭履寒眞傲世北臺詩好自成家擁裘獨玩梅窗易不覺晴蟾挂樹叉

寒夜對梅

前人

癡對梅花坐夜殘領將清笑上眉端孤標不與羣芳伍雅趣能容俗眼看庚嶺有懷應寄遠羅浮非夢亦生寒欲知此外無窮妙都在乾坤一大關

壽姜明府八十

明 李尙賓

鶴南一曲彩雲低爭羨阿翁五福齊栽就吳中桃李樹培成海上菊松蹊玉鳩頰籠扶青杖金鳳銜恩護紫泥夜夜台星拱南極清光直射漢膠西

壽董翁九十

明 周文耀

風流莫羨會昌賢福壽如翁誰更先庭戲綵衣供暮景杯傾玉露引長年行高不減商山老貌古堪稱陸地仙從此東王收姓字任教滄海變桑田

送王龍川明府

明 常 熟

分首東風二月初斜陽芳草共踟躕離歌又進一盃酒歸計惟携數卷書花滿棠陰留遠旆橋迎柳色照征裾王喬此去何時返望斷雲天鄴下鳥

槐陰亭懷古

清 王 愜

遙憶昔賢構此亭名園槐陰鬱青青已無清樂親魚鳥剩有鴻文照漢星
太宰高風寒月查靈卿
逸韵夕陽冥古來勝跡還寥落不用長嗟負醪醕

哭故廣宗司教長垣時肅又先生

前人

釋林衰草結寒烟澆酒焚詩哭暝天絕學真堪補大地雄文誰肯逝長川
一坏零落荒山寂千古
光芒皎日懸爲問韓陵石有否誰題名姓慰重泉

登普應寺後閣

前人

危閣蒼荒碧漢間憑臨秋色拊雕欄此中已是逃名地雲外西風送暮寒

漢光武洗馬處

前人

炎精中熄新焰張四海殺人如蟻螳南陽帝子真龍種獨奮短劍平天紀
昆陽一戰振中葉大敵
則勇小敵怯西取盆子長安定北誅王郎河朔捷乘勝前搏無堅壘血氣之倫皆臣妾
弑弓罅甲
靖八荒配天並稱高與光我來洗馬訪故址父老遙指古道旁黑雲瑞鶴猶擁護
碧流黃沙空渺
茫君不見平臺巍巍亦佩古殿王秦帝誰指數中興大業邁周宣至今令人思建武

桃李秋花歌

前人

露白零落西風下秋色垂垂連平野翻開數枝開芳菲知礙寒食孰真假大造何心於雕鏤
人事
滂和感召者自從去冬無片雪蛟龍潛伏洿池竭魚焦蕪枯沙埋根蝗蠹蝮瘦喉咽血上林紅樹
乾成薪十分春色九沒滅乾坤爲爐物爲根金烏烘燥齊焚燕豈惟萬物如焚燕啼饑貧兒憂悽

愷六月稍稍始見雨風伯猖狂雷公怒大起蟄龍騰碧空拔木偃禾委荒土只今八月行將終桃
李搖曳裊秋風紅白渾與春無二乳鶯寒鬢韻不同歎歎流光如隼勁春花秋月各爲政肅殺兼
行生發恩勾芒更奪奪收柄君不見人情由來喜春花秋寔飄蕩無人嗟天帝應亦徹解此重遣
東皇散艷葩

詠懷古跡八首

前人

商王廟碑

斷碣偃橫苔雨侵古王宮殿鎖寒林憑誰寄語停軒客領取當年解網心

潘公窪井

平沙十里草芊芊道是潘公牧馬田無復虎頭麟閣將密烟疏雨護寒泉

平臺古寺

魚分龍臭曾茲臺野寺清鐘入夜哀却憶咸陽宮苑好西風吹散楚人灰

斥漳廢城

平地無端成謝閣昔年城社今荒村萬家烟火歸何處白月黃茅冷故垣

沙砌絲隄

九年屢抗滔天怒四罪翻遭投裔冤魄化熊隨野魅寒沙樓厲伴哀猿

草封靈塚

靈公墓前野草青，靈公墓上野煙冥。靈公未葬此中日，地下靈公誰謚靈。

探雀宮月

武靈遺恨滿沙丘，趙氏英名於此休。月去月來春寂寞，故宮雀鼠尙含羞。

洗馬坡雲

繼少凌宣不易逢，沙村洗馬有遺蹤。怪來千載白雲在，聖帝神騎總是龍。

春日喜雪登尊經閣和韻

清喬承寵

素積冰壺靜，振衣百尺樓。當牕粉翼動，拂檻玉塵浮。青女凌銀闕，朱華滿翠疇。暮山嵐氣散，瑤冰夕陽收。靜對琴中鶴，閑看海上鷗。時聞斲竹詠，不共郢歌儔。寫映飛瓊地，詞同倒峽流。游楊分奧義，郭李共仙舟。雲護書床冷，風牽柳幔柔。灞橋敲句懶，綺帶汎觴遊。浮白凝香艷，高談霽屑稠。西聲寧易効，情竭意難休。

邑獄八詠

清呂之繹

春郊錦浪

銀沙萬頃平如水，皺作縠紋勢欲流。三十年前曾醉賞，歸來白首對荒邱。

漳堤月夜

垂鞭薄暮過前溪，踈柳搖烟覆古堤。空碧無雲流夜月，何人移棹小橋西。

宮牆虬栢

何處蒼龍氣吐虹抱珠潛臥泮池東合當際會春風起一吼直飛上碧空

倉槐古幹

綠槐金穗乳鴉稀老幹參差對落暉不共春園爭紫艷煙霞滿地獨忘機

水村晚釣

半落夕陽半頽垣一灣流水遠孤村桐江此日魚新滿雨打寒衾客到門

霜林染醉

春城花柳媚東郊一夜霜飛萬卉凋惟有梨園歌舞伴風吹落葉醉紅綃

潘窪雨牧

平疇渺渺灑輕埃草色青青牧豎來斷續歌聲牛背穩暮雲歸去曉雲開

沙阜雪樵

萬木凋傷四野寒同雲集霰雪漫漫笠歸樵畫不出行人一半隔林看

平臺懷古

草暗荒臺紺宇邊祖龍車駕幸何年海船不載長生訣燐火遊颺起暮煙

前題

荒臺孤峙化城邊衰草腓腓冷歲年西去鮑魚千古恨空餘日暮幾條烟

東橋晚眺

清喬承龍

清張翊

清張宏備

閩闈門外輿梁橫，擊肩摩款行。薄暮輕煙鎖，碧柳隔溪遙。見月華明。

送邑侯牛公致仕

清劉峨雪

坐理花封計幾春，東山便欲老閒身。距今十里攀轅日，纔及三年報最辰。帶澤遠林牽別旆，銜恩豐草擁行輪。思公賸有甘棠在，尙鼻青陰待庇人。

芳鍾汾水近，無雙聊試彈琴入。帝邦敢託雕蟲瞻，北斗幸憐涸澍借。西江仁周草野堪，馴雉吏絕花村不吠。彪更是澤宮霽被厚時，風雨動文牒。

召棠何處不濃陰，况是偏霑雨露深。教澤三秋承雅眷，文章千古愧知心。蓬門自植陶公柳，花縣誰調單父琴。借寇無從徒悵望，暮雲春樹兩沉沉。

憶自耶星煥彩時，頓教槐里沐恩施。鴻鈞氣轉風雲異，泰谷春回草木知。製錦學成三載治，種花人去萬民思。他年若補循良傳，兩字廉仁信不移。

送廣文高先生陞保定府教授

數載恩波漾泮池，含香芹藻鬪芳滋。陽春有脚寧分地，化雨無心恰及時。講按王維猶見畫，法宗杜老尙傳詩。卽今槐市留餘蔭，何待逢人說項斯。

官冷廣文不厭頻，一番教澤一番新。藻芹潤帶千林雨，桃李芳含幾處春。月照延平秋正爽，酒霑公瑾日猶醇。保陽此去無多路，雲樹遮連翠露勻。

方原薄宦見清操，詎爲投閒想夢刀。但解蘇貧猶捧檄，得因遣興便揮毫。風流漫許稱三絕，品行

從來說二高鹿洞於今留雅範晦翁端不是詩豪

交情臭味比芝蘭分手長懷握手歡名重達人堪說項品高何地不瞻韓抽毫更破千軍壘問字仍登老將壇預識澤宮霑渥處無邊風雨漾文瀾

祝龍岡書院山長衣亭周先生重九日壽

黃花歲發滿園新恰可生辰適令辰適臥東籬餘興倍定知元亮是前身
三徑園中老碧苔華筵又傍菊花開年年喜遇登高日遙指南山獻壽杯
對坐疎籬性自閒學仙何必到蓬山一年一度黃花節管取精英駐壽顏
把酒登高意未休又熟鳩杖到西樓婆娑醉影歸來晚笑取黃花插滿頭
叢菊開時是壽緣籬邊端不讓溪邊傳來茂叔家聲遠何必先生獨愛蓮
三秋又熟菊花糟佳節頻逢典倍豪鶴髮任吹風裏帽醜顏還染醉中毫延齡不借安期棗獻壽何須曼倩桃天遣典型垂世範文星仰並斗山高

陪龍岡書院衣亭周先生遊孔橋過廣惠寺看花卽事 六首

流水映花花滿堤綠楊影裏乳鶯啼絲絲陌上王孫草又把輕青襯馬蹄
芳草萋萋鋪繡茵水流花放淨無塵鶯聲燕語交相弄似喚踏青拾翠人
碧流繞戶漾清波老樹庭前掛綠蘿寄語仙源隱君子桃花引我洞中過
問柳尋花到梵宮蓮叢遙映牡丹紅如來也解憐眞色不怕催花五夜風

天香國色梵宮東，朵朵姚黃襯魏紅。蜂嬾細腰穿嫩蕊，蝶翻粉翅舞芳叢。
花宮前後水長流，僧舍雲堂處處幽。好鳥似參般若意，呢喃說偈在枝頭。

獲鄉薦

清劉雲錦

坐困公車二十春，今年是昔年人。失時鸞鳳韜文羽，得雨蛟龍奮甲鱗。百尺蒲帆應惜隱，三層
桃浪暫輸陳風流。未與蓬仙會虎榜，先傳姓字新。

捷南宮

前人

棘籬重挫十經春，每羨蓬萊島上人。比欲雲霄擊鳳翼，常憐風水失龍鱗。宮袍頓許誇銀爛，藥榜
何嫌笑橘陳。東野看花寧惜晚，也探紅杏一枝新。

壽曹培眞學博八十

清姜名儒

桓榮說詩書，園橋人如簇。伏勝課生徒，口授垂簡牘。古來兩經生，逢時就講讀。後皆保期頤，宏聲
勒天祿。

當世數大儒，如君號名宿。厚朴漢平陽，奉公春風煥。麗藻魏陳思，長吟泉萬斛。德器邁尋常，宜乎

備諸福

詩禮衍家範，蘭桂散清馥。翩翩老萊衣，連袂歌鳴鹿。含飴弄曾元，頭角儼轟轟。筵開聚德星，不待

龜策卜

即今絳帳新，西經宏教育。堂滿歌舞聲，門羅桃李木。茱萸插葛巾，時泛盈把菊。慙余問字人，學步

華封祝

奪錦屬龍頭歸周秉鈞軸抑戒傷耄年添籌盈海屋多壽知履仁養生笑辟穀無以侑君觴碧桃
今已熟

回津菴小憩次桐城方公韻

清李極

蒼烟渺瀛路倭遲喜得圓津暫憩時有象天花雲外雨無言禪榻座中詩閒從小院聞僧話靜坐
深堂悟佛慈此息明知身是客賞心到處晷頻移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前一日喜領邑王明府郵到桂枝盈匣爲後一日賓興席上簪花兆也

和順德郡守熊枚原韻

清劉雲綺

靈根拔地本無胎會向文人筆底栽雲外香深秋欲老問誰折得一枝來
深紅間白白兼黃分寄當筵折桂郎此去雲途知不遠歸來挿滿嶺頭香
賓興七日綺筵張雅化從唐早麓章誰似針樓諸女伴稱宜不作舊時裝
香風結陣動天衢自負探花別有途好待瓊林微醉後一枝笑捻看糝糊
秋光皎皎一輪孤有志誰云命不孚試看辭壇斲月手才華出落映冰壺

前題

清姜名儒

丹桂何年已結胎於今更見有心栽他時樹大花穠盛謂是蟾宮作養來
槐花黃後桂花黃折取應歸秘省郎開匣相予無吝色人人帶有月宮香

寶筵特舉豈鋪張加意人文本齋章鬢插桂花欣得意滿城士女看新郎
香風過處滿街衝夾道歡呼每塞途共說愛民同召父育才更是不糶糊
今歲撻音知不孤一枝相贈已交孚白雲各起秋風思定有佳文碎唾壺

前題

清張田

原是廣寒植桂胎金英朶朶倚雲栽數枝飛遍華筵下一派天香月底來
盛開寶宴對花黃瑞應今朝攀桂郎多士遭逢真有幸頭巾共喜戴秋香
琴鶴初來教澤張婆心勵士布詩章鳴飛慣逐秋風起宜趁佳期早促裝
棘闈望處起雲衢錦繡文心識道途此日祖鞭宜努力青雲直上豈糶糊
文章氣脉寧云孤教澤敷來頌有孚譽徧藝林傳雅話一片冰心映玉壺

前題

清劉雲緝

月胎微益映珠胎秀影扶疎大半栽寄語襄垣攀桂手誰人折得一枝來
粧臺寶鏡半奩張莫訝天孫不報章無縫完成誰得稱新裝難比舊時裝
三品平分紅白黃狀元榜眼探花郎筆鋒不讓針鋒巧繡出桂陽滿嶺香
高希先哲步雲衢莫視坦途作畏途舌織一機雲錦緞天工人事兩糶糊
作人雅化寧云孤感召應占九二孚度盡金針無數巧學仙只箇是蓬壺

附原作

筆底花從月底胎深根原傍廣寒栽高枝採向頭巾揜笑惹香塵日下來
盈筐朶朶啟勻黃分贈襄垣折桂郎百二秋光傳曉騎街頭新賣喜花香
賓宴星筵取次張女工文繡士文章針縷一樣天孫巧化作諸生八寶裝
驕驕紫陌起雲衢老馬曾聞慣識途堪笑覓驢空覓者當前覓去得糶糊
諸生濟濟試寧孤福至心靈與命爭屈指盈盈三五夜一輪冰鏡澈冰壺

捕蝗歌

並序

清鄭元善

予秉性寬緩凡事不欲爲己甚無奈歷任汝光諸邑民俗犷悍地多盜賊非嚴不足以爲治
故捕殺捻匪絕不稍貸然揆之本心甚非得己因作是歌以明志

不食生蟲鳳之瑞不踐生草麟之仁凡有血氣皆惡死殘生害物亦何因况自束髮承聖訓君子
學道則愛人入官更宜培元氣方寸之地常生春無奈我心雖博愛天生毒物多害民愛馬須先
除害馬去疾務盡敢辭辛咸豐七年六月中風調雨順禾芄芄我倉我庾將盈戶誰料大有書有
蟲薨薨緝緝如潮湧徧山徧野徧林叢先啖穗粒次莖葉萬頃禾稼一時空職司民牧方求芻慚
無和氣格蒼穹安忍坐視壇溝壑無己且將民害攻或掘長坎藉土壅無異趙卒坑長平或驅要
隘四圍火蛇谷燒盡藤甲兵或投灰水令糜爛或付熱湯置鼎烹更買厥子論升斗無俾遺孽得
復萌生靈不惜殘百萬總以戕生衛衆生嗟爾何故不爲蜂採花釀蜜御厨供嗟爾何故不爲蠶
作繭禦寒衣被功即使無功亦無害或爲蜻蜓蝴蝶嘍嘍蟲我豈不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令汝并

育於舜世堯封胡爲國本在農桑恣爾翱翔田地荒胡爲民命在稻梁恣爾饕餮禾稼傷老弱展
轉委溝壑餓殍道殣遙相望嗟我農民勤終歲竟被爾驅使流離轉徙死亡在他鄉於此欲寬爾
一死無奈人恨裂肝腸於此欲宥爾一生更恐流毒愈難量恨無大力籲彼蒼勅令劉猛將軍八
蜡城隍同心協力馳逐疆場風捲雨摧雷霆擊殲盡醜類復年康仍納民於壽域更化民於淳良

廣宗文徵下編

辨

跋月影辨

明陸深上海人

予道順德覽新誌讀藏生月影辨而善之其謂非地影者三似矣而未盡蓋日中亦有影故也夫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不測之謂神無迹之謂化有形之謂物陰陽神也寒暑燥濕幾於化矣天地日月物也是故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迹也水內涵火內暗液而爲濁凝而爲冰水體則然也蒸而爲烟熄而成土火體則然也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蟾兔者自下視之取象也猶觀遠山然近則否非地影者蓋月有魄而無質也故無所受與瞳鑑當異造化之理甚深有言語所不能盡者聊附此說於後以就正焉

序記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碑記

元董慶隆

道在天下渾然一理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陰陽之屈伸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是道也由堯舜而上上而伏羲由堯舜而下下而孔子以之修身而治天下者同此道也以之爲書而詔萬世者同此道也周衰禮廢道學不明孔子贊周易定詩書訂禮樂作春秋蓋易言性命之原以明乎天道書述政事以嚴乎天道詩本人情以誠乎天道禮治人身以順乎天道樂治人心以和乎天道先王之世道教皆行在上者以是道爲綱紀在下者以

是教爲風俗周室東遷人心變遷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以正王道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明天道以示後王也春秋之義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宰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謂堯舜之功及於當時孔子之功及於萬世宜乎報德報功王祀夫子而無盡也自木鐸音絕千八百年有國家者累尊稱號至唐玄宗謚文宣王宋眞宗復加至聖二字一時之義雖極徽稱執若望朝取孟子之言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所謂以聖參聖至爲深切著明也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成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猗歟盛矣廣宗監邑平閭縣尹徐子琪主簿趙畿縣尉成德庸典史張元良將勒石於廟命教諭韓裔謁文於慶隆辭不獲已爲之言曰方今聖天子尊師重道大開選舉承流宣化者禮宜欽奉詔旨興學校以育人材明人倫以厚風俗庶不負承宣之職而得其爲政之體矣噫典教者盍以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俾執經受業者尊所聞行所知以馴致乎德崇業廣之地庶幾不愧師儒之職矣故書之以俟後之來者有所考焉

重修廟學記

董慶隆

聖廟開創以來內而京師外而郡邑類設教官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備選用廣宗縣學興建本末載於大德九年威州知州李誠所撰碑記自縣尹張震創建迄今五十餘載向之完者堅者日

趨於壞延祐三年春徐君子琪由禮部鑄印大使授承務郎來治是邑不數月政舉民和一日謁先聖廟行釋菜禮顧瞻徘徊病其舊制卑陋狹隘慨然有志於更大謀之主簿魏處恭縣尉成德庸典史扈仲儀曰廟學風化之原人材所從出有司所當興舉以爲世道人心計於是首割己俸以倡僚屬邑豪鄉右翕然從之樂輸所有以來資助君則廣廡積陶瓦暨順役徒備梓工市木於河掄材於野礎石之屬悉皆足用公務之餘躬爲督視以直學霍達善生員馬道寧司其錢幣給其工役建禮殿於故基四鋪高三丈五尺廣三丈袤五丈高朗堅整檁森著丹碧黃白華爛射日命工更塿三聖中儼辟容傍翼鄒兗左右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與殿稱凡金碧丹雘漆漆君則計而口授之次及賢廊神門講堂庖厨莫不加修飾之功巍巍乎堂堂乎觀瞻壯麗甲於他邑費用以繆計者壹萬有奇經始於延祐丙辰之秋落成於己未之春擇邑民子弟之秀者肄業於學復其徭役典教者明六經之義理首五常之元氣誦聲洋溢盛於曩時乃以二仲上下率僚屬諸生釋奠於新宮既成禮教諭韓裔狀其寔乃請記慶隆嘗教諭是邑詎敢以固陋讓竊不自度以爲天地有時而裂也日月有時而缺也山嶽有時而崩也江河有時而竭也萬物有時而毀也大哉聖人道致中和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山嶽以此時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獨與大極合德是以古先哲王御家邦風教化莫不尊崇奉事而取法焉若夫學校之設一以奉先聖一以育人材也而其爲教必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之愛親敬兄以行其孝弟之事而無違也然後進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誠意正心之事以致修身齊家以進夫治

平之道不離也歸其極則戒俱以致中慎獨以致和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此古昔盛時治教休明禮義興行人材輩出後世莫及良由是耳今廣宗監邑長貳深明立教之本以爲爲政之體不以簿書期會繩其民而以仁義禮樂陶其民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他日士風人品炳耀一時可謂不負聖天子興學設教之意可謂不負賢侯承流宣化之志矣凡爲師者可
不盡其心也哉

重修廟學記

明馮善

國家建制凡天下郡縣皆令設學校以羣其鄉之俊彥而教育於其中蓋將需其成德達材舉而用之立化民成俗之本也然學宮之修廢人材之盛衰風俗之淳漓係之廣宗有學奮矣自洪武迄今其間修者非一人然不過舊因址爲補葺而已神厨泮池所宜有者咸缺神庫與宰牲所廢亦幾四十餘禩隆慶戊辰春縣令缺文學張汝言代攝縣事毅然欲身其事乃延鄉大夫士而計費因出俸十金倡議於是邑人前膚施尹呂君信等慨然輸錢穀木石有差而以呂君暨太學生陳文秀庠生劉九初綜理之文學大喜遂以狀聞于郡並中丞朱公直指楊公督學陳公皆可之無何文學以陞去張尹民範氏至旣屬精民事修舉政刑乃復注意學校卽捐俸若干金而諸大夫士又倍輸資郡守費公亦捐俸四十金爲助衆益以勸於是諏日鳩工首先師殿次兩廡次宰牲所次明倫堂次兩齋次啟聖祠舊有而圯者皆易以良材又於兩廡南爲神庫各四楹戟門前若干武鑿泮池四圍甃以磚池之上爲橋橋與檻皆石池之前爲石坊題曰化龍橋是門外樹屏

高廣與文廟稱凡昔所未有者悉增之其他亭園之類罔不修飾煥然一新計其所費自諸君樂輸外所不足者皆尹所自給一石一夫不以煩民逾年落成時余始至自陪京呂君輩述其始末請記余曰夫人好義之心未有不可以誠感者愚所以鼓舞而激動者未至耳茲學之修惟尹與文學發於誠故一言而士民應之如響然則誠之易於感人何如使凡爲有司爲文學者所感皆如是爲民者其應感又皆如是則天下之化甯有不成而俗又豈有不美耶夫捐所積以修學猶費其財勞其力也而從所好於上如此七固民之秀也所以自修其學者取諸已而自裕不勞力不費財其興起又當何如耶嗚呼尹暨文學之於學既能委曲修飾以新其制其於造士振作督率而俾民風土習爲之不變者必有大可述者也若是以道德闢其地以忠信培其基仁爲宅義爲路禮爲門廉恥爲垣墉六經爲戶牖諸子爲階梯俾德無不成材無不達他日舉於朝上之棟梁廊廟次之旉纛邦家又次之庇覆一方以恢弘化民成俗大用期無負於尹與文學修學之意者不能不責望爾多士云役始隆慶二年五月成於次年八月其助義名氏勸之碑陰以告來者

崔莊敏公祠記

明 王時中

嘗稽諸古鄉先生沒而祀于鄉者蓋以其生也關乎氣運出而匡時退而範俗身雖往而英靈若存固不可得而泯焉若崔莊敏公其足以當之公諱恭字克讓別號敬齋仕至吏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莊敏順德廣宗人也生于明永樂之己丑蚤遊邑庠登進士第選授戶部主事因薦陞山東萊州府知府方值災沴公約已率下政不苛刻門無私謁豪強屏跡民謠卽楊伯起云旣而陞

湖廣右布政使清操愈勵凡舊取辦於下者悉革之方苗賊侵犯武岡聞卽遁去旣公安監利流
民攻殺以萬計公往爲撫慰遂帖然尋轉江西左布政使首作均徭法使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
逸至于今稱之無何陞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適當多事公所至痛爲興革凡有建白率以經
久便民爲務拔幽洗滯嘗辨冤獄二十四人號爲神明遂立石頌之慮漕河阻礙乃度地勢通金
壇宜興浚孟津至江口並甘露等港上下壩堰以備瀦泄而公私便利特陞吏部左侍郎時王忠
肅公掌部事每當黜陟輒相咨而選法大清王之善多公之善也迨陞本部尙書手置勸懲簿得
其人則紀而用之否則按其實以黜之不少假借知者比諸山公啟事因以內艱去起復補南京
吏部尙書奉勅參贊機務禁革時弊遠近肅然察文武官屬中有通賄不職者首黜之士風爲之
一新初南雍諸生歷事滿必抵北京紀選而後卒業公疏其情俾得注選于南部遂爲定規丁酉
乃引齡屢陳休致蒙賜勅褒嘉仍以忠毅期之公卿而下送者十餘里不絕莫不謂可繼二疏矣
暨抵家靜坐一室不事生產惟訓子讀書足跡不入城市治清樂園嘗手一編自怡後學者拜而
問藝悉一一指畫不倦以廣宗地僻士不見全書遂購歷代史文獻通考通志畧玉海並五經四
書暨四方古今名儒議論以遺儒學自是人才彬彬科目有賴歲己亥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是夕
有大星墜於宅前其生之不偶可知矣訃聞于憲廟震悼不已兼賜祭葬贈諡述其生平而觀之
持守名節建樹事業儀範鄉邦翊翼人才赫然于山川增光是眞補于名教豈不宜享其祀乎旣
沒三十年鄉人追思實行欲立祠以彰其報巡撫都御史王公瓌巡按御史劉公玉咸樂成之提

學御史顧公潛尤作意倡率知府郭公維親爲區畫工料擇地于邑庠之右知縣陳君明讓力任其事經始于正德元年四月季辛落成于是年八月上丁乃具顛末走書于余以記之嗚呼古之人一言一行有益於世者沒多受其祀况公兼有衆善爲國名臣萊鄆南畿聞已作室肖像而時享之安有所生之地而可以漠然不追念之耶公之事功在簡策德望在天下固不以祀之有無爲隆降也然人心之秉彝好德自有不容已者其構堂而奠也信爲宜矣庶使其瞻拜于下者爲有所感也夫

創建尊經閣記

明李 禎 玉林人

維今國家道久治成既二百三十有九年都邑皆有學有司實提衡之起弊鼎所未構譽髦斯士用濬化理惟所職事廣宗襄國屬邑初人材荀出也嗣寥寥矣于是知邑事馬侯協至進諸生問故城扉逼射園闔之攸萃風氣已復得堪輿氏實先師殿後暨起尊經閣其上趙生復亨貢京師持喬楊二廣文牘來新記申誠多士侯志也記曰夫閣之巍然煥此宮牆也爲尊經也尊經者尊孔子之道而日儀刑也經自太昊宓戲氏易始龍馬獻圖天水畫而無文文周象爻而孔子編絕繫之辭易道大成書始唐堯皇而帝矣終於霸秦紀世變也詩終湯武帝而王矣亂始關雎首風教也二經孔子刪定三禮孔子纂述春秋感麟踵範立諸經斷案丘明氏式傳之而魯論徵言孝經大義名曰九經經典常也孔氏之成書也孔氏之書孔子之道也堯堯以來經綸天下萬世之道也譬如射鵰川海人當一日終身者孟子與氏七篇翼經經耀於光明而爾雅訓詁之祖曰公

羊曰殺梁互發左義名十三經云夫聖天徒也經聖寄也學者將師聖以希天盡皇帝王霸之變而貞於道舍經其奚之焉故曰尊經者尊道也五霸七雄之時道術日裂賴孔孟之經明人知興行而邪慝少熄秦煙漢蕪晉老梁佛唐浮華宋迂溺間有仲舒儻者氣象孔明王佐材爰考當年學自經來王通擬經傅奕闢佛徐幹表中庸於考僞韓愈述大學於原道執謂漢唐無儒哉直待宋也第鵠中一矢海探寸貝儻尊孔子之道表經而家誦人習實濠洛關閩儒乎爰考當年爲說鈴爲耳食雜儒於禪混禪於儒爲吾道吾經蝕者不少自四五大儒外安在其尊經耶至於今大異矣爰矜非不人占一經取科第而竊禪假儒之習起自標心陰携竺乾氏寶珠探禹穴神龜突梯滑稽掀倒名賢獨據已見至令人心猖狂士趨誠遁恢發政事受大詬病將今古同弔已故六經註我心知爲聖夫是之謂芻經思無邪之蔽詩也非廢三百獨誦一言或曰吾正思足矣時不必易中不必書名分不必春秋序和不必禮樂不幾於執一廢百乎窺聖甚矣經約不得焉罪秦火夫是之謂幻經漢儒不知經理而傳經者漢儒也十筮存易聲牙授書詩三家禮二戴春秋三傳諸業專門於今不廢孔子亦曰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胡爲乎味幾草玄馳志銘忘啖釋迦糟粕改頭換面說向儒家說靜說知另有別傳侵瀆彎弓射主之徒出夫是之謂蓋經引經斷獄獄斷而經晦明經入侍陽托而陰援侈苑林借靈圃之什尙老莊推名教之同方且經贊諧方且經衍劇方且繇淫滋淫方且祛僞助僞聖經殆爲天下壑夫是之謂晦經蒔木者未有不培根者也導水者未有不尋源者也出入七寸之間嘗燬八埏之表舌縱橫於懸河辨儻忽於焚輪雕龍工之

篇牘刻鵠擅乎簡練段織天孫之錦湘凌帝子之波色豔春華景湛浮瀛縱竭神力終屬汗漫夫是之謂秦經士之采芹抽棘拜獻其身寔行爲世道庸建學講經不忠孝信義之行正大淵涵之養惟曰吾欲科第纒纒兆人也斯先聖明王垂經迪人意乎士慙而科名皆名宦矣士不慙而科名皆黷徒矣古有冥鴻不受弋者而乃嗜膏梁畧仁義說文繡忽令聞希蚩英聲靡稟太蘇一切治世安民之績罔建夫是之謂差經今廣宗一邑耳介大陸之野上應昂畢之躔恒蠻右峙瀛海東匯諸士之游泮也餽於斯羣於斯適馬侯興作之會人文將鬱鬱起矣願各博一第爭烈已乎夫本忠孝以博撥科第亦忠孝之場也奚爲而不可誦法孔經痛謝習染之弊辱慣輕肥之陋遠啟濤軒堯舜樞輪循禹湯文武周公之軌程就正時中之策無論紹道統於中天比肩大儒抱經以經世務卽如漢儒傳經折上林之一枝亦可以列儒林矣勉之哉勿負馬侯與廣文樹閣丐文意也是閣也經始乙未之春三月落成丙申夏四月六楹崇四丈三尺臺址四尺衡達七丈縮達三丈左右个各四楹緣以垣墉前中通門達殿疏茨實枚面貌爽塏洵巨觀也材質於市輒易諸陶工取諸傭不煩官帑不擾閭閻政總於侯佐之者吳尉三樂馮尉天叙襄之則譚諭師孔喬諭敦厚楊訓宗禹也鄉好義者周府貳首文耀暨諸生耆民候又移建啟聖祠於殿東北上再祠文昌俱與閣一新時且捐俸竟其事修潔諸器物遷勤恪義民督役故人皆競勸云

重修明倫堂記

明王 道武城人

武城魏侯諒之令廣宗也始至稽按故實諮覽締建見其頽然圯廢者幾半乃慨然嘆曰畏嫌裕

蠱遺過後人世恒習也諒不敏以是自諉矣然事有緩要役有繁省時有訛羸舉不失叙政
 乃可成也迺差次賦功焉首縣治曰此出令之所也所以布德化而示軌則者也不可後也新之
 次城垣曰所以衛民也次巡院曰所以秉度也次僕寺曰所以考牧也皆次第新之次養濟院曰
 所以卹窮民也文王固已先之矣則繼新之次城隍之祠曰是在祀典與社稷埒所以佐命而同
 福斯民者也則又新之凡附於之數者皆犁然就緒矣顧瞻學宮宜維首善之地而體尊賢巨匠
 易舉也曰吾不可以亟勞吾民姑需之姑謀之俟吾化行而後可圖也越三載憲流民和孚於上
 下俟乃以秩滿考績於京天官最之上其治狀於朝詔錫之誥命以寵異之而還其任再蒞之初
 迺屬其父老於贊舍而告之曰斯固有司者之責而諸子弟之所賴以成其材者也吾與若等分
 任之則何如於是聞者欣然趨命惟恐或後陶者運甓植者運材智者效畫壯者呈力旬甫三浹
 而諸工咸告成事益不期而集不督而勸其所以信民者豫矣凡撤而新之爲明倫堂者四楹堂
 之後爲講堂講堂之前爲二門楹皆如堂之數堂之左右爲諸生肄習之舍者二十有二楹凡附
 於之數者亦皆犁然就緒矣檠題翼翼丹雘炳煥非侈弗陋爲四方觀於是學諭傳君琪司訓郭
 君汝清暨諸生徒德侯之功思垂諸後也迺具書幣遣生員劉應祥賀天祥徵記於予予惟古昔
 學之義二有以地言者四代之學見於經者是也有以業言者其道已遠其義則自傳說古訓有
 獲之言始發之嗣是而後聖經之論不啻詳也然其要歸於孟氏之所謂明倫而已地之興替存
 乎上業之脩否存乎下然地崇於上而後下有所承業成於下而後上有所副斯二者又未始不

相須也考諸郡乘廣宗有學創自前元國朝以來三次脩葺至於今日益完且美

朝旌孝子監生崔岳風木記

明郭潤

古邪之廣宗崔君詢之於其先大夫府君沒而窆也結廬墓側而依焉傍徨於曠野深林中形瘠而瘁志篤而專朝夕哀思撫景爲甚林木因風有聲惕然感動清風徐來而木聲淒切則痛激肺肝烈風大作而木聲怒號則哭震蒼旻且恨弗及以奉養生前得古人謂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意不獨感於聲迹間也如是者終三年始歸謂其爲死事盡思者非耶大夫士重其行爲風木圖形諸詩歌詠之余抱此悲舊矣負子路之米莫由也已贊閔子之行又何敢辭夫造化生物何地無才大塊噫氣何地無風風木之聲何人不聞若感而哀哀而思不賢而能之乎詢之誠可謂死事盡思也固宜見重於仁人也實茂行成郡候嘗君吉甫上其事部使者覈實覆請帝曰兪行將表宅里樹風聲於戲一孝立而百善從詢之其上達也哉說者乃曰廬墓非古也雖然世無中之士得若人而振彝倫維風化不亦可乎第孝子之於親視於無聲聽於無形宜無往不思俟感風木非思之正也藉曰至矣然徒思亦奚以爲風木之思謂親不待養也殊不知志待以繼事待以述將焉諉之孝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誠廣不待以勉其所待出言舉足不忘乎親自持身而推之應物達之守官敬慎而罔肆恪恭而匪懈則德重望隆顯揚之孝孰大於是否則徒悲風木如旱魚者惡貴於思也我詢之登仕有日力能移孝爲忠使人稱之曰祖笏有傳父書能讀諒非徒思者也予復有言以要其止亦非徒言者也敢以是發風木未盡之

意不識以爲何如

旌孝碑記

明翰林
學士吳 惠 四明人

旌孝碑記者朝廷旌古邢崔子詢之之孝孺紳企慕之而特爲樹碑俾來謁予紀其實以垂不朽也詢之名岳別號清谿詢之其字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莊敏公之孫符卿察菴公之第六子少稟殊質比長益肆力於問學被選爲弟子員卒業成均正德甲戌察菴公捐館詢之君卽奔歸哀慟幾絕尋扶柩葬於蘇村之原旣而結廬墓下晨昏泣奠如初喪時愈久而愈甚精誠所感甘泉迸出白鶴白鳩栖於墓簷聞者莫不嘆異之嘉靖三年邑侯管君嘉禎上其事於朝下有司覈實詔旌表其門傳稱孝弟之道通於神明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固人子所自盡者世德下衰物欲勝而人心亡其於父母生而能養死而能哀者蓋其鮮哉況其去妻子屏聲色廬於墓踰三年而弗替非其純孝性諸天克於學而能篤於所親若是也乎夫孝者人道之常君之廬墓亦率厥常耳乃獨致士大夫傳之朝廷旌之眞若有高世絕俗之行然者則以人所不能盡者而君獨盡之也是可以勸天下後世之爲子者

旌孝集序

明翰林院
編修孫 陞 姚江

小子高子嘗語崔子清谿之孝予旣識之矣及覽旌孝集始得其詳夫崔子孝子也孝子之心知有其親知舉其分而已矣結廬墓側茹悲飲痛三載如一日彼直視爲分之所宜瀕於死不悔而若集中所述禎異叠見以至譽命上諫表厥宅里皆非其所逆計焉者曩爲斯集侈大之以播諸

人人不幾違其初衷矣乎雖然此世箴也崔子不得而私之也魁士名人平生梗介少許可者固不深嘉樂與發之於辭章以紀其實亦可見人心之同矣天下之事實則同同則勸勸則翕然嚮風毅然振起於世道之坊豈其微哉是故陟帖有詠南陔懷思有賦孝感有旌粟帛有賜凡以廣勸也矧今文學藝能之士森森焉日云盛矣而克孝之子不恒見於天下則斯集之傳又奚容後耶廣宗司教耿子乞言爲序用書以歸之

重修明倫堂暨兩齋記

明兵部員外郎朱正色 南和人

明倫堂明倫也東曰進德西曰修業因以名齋焉豈非進此之謂德修此之謂業歟子夏以厚倫爲已學孟子謂平天下在親長古人所謂盛德大業者可考鏡而知矣嗚呼倫可一日而不明堂可一日而不修乎德可一日而不進業可一日而不修齋可一日而不修哉何者令非是無以治師非是無以教弟子非是無以學其所關非渺渺也先是預此下有闕文允司空之請飭彛倫齋耶橫經校藝以風天下天下士亦已雲蒸風颺蓋十有餘年於茲矣故一時小官持三尺以繩不法強項而抗天下之大難疏遜之士朝釋褐而夕上疏外臺中祕之臣不以重臣之喜怒稍貶正直剛大之氣博富貴蓋德業之在我者當如是而君父何可負焉此非作士之明效大驗而有司所當奉行惟謹哉每見作凡人傳舍公家之務遵慮官舍者何限卽畿南六郡有司無慮百計率坐視堂齋傾圮狀蔑焉而不爲之所朝家之所以風厲之者之爲何縣官南面百里非不可以榮施其躬而行職乃暗於度外苟目前而於吾夫子之宮牆無以翼尺寸之效若此者直天飛而泥蟠耳

是故余每讀昔爲明倫之釋未嘗不有慨其歎也宗城何幸得令如劉公哉此堂自前令宋公重修以來越時二紀更十數政圯廢如故劉侯一旦捐俸積贖起而新之腐益堅而愈固卑益高而增美堂以五楹齋亦稱是上列臥碑遵祖制也旁題科貢彰名賢也前爲露臺外樹重門備大觀也工無曠役費不及民以本年九月初四日經始業已閱月而告成此非郢匠運斤聖智之妙施何其成功之速若此哉蓋堯堯鳴宓子之琴故嚮飛而天應割雞用言游之刀故理轉而神隨余於是而知王道之易易朝行管晏日昃周召劉侯非一堂二齋之烈也宗城人士登斯堂也入斯齋也必思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以惇乎盛德大業之本原平時勿爲可喜之功輒變塞以希榮遇卽或者當艱鉅排糾紛以身當萬古綱常之重非伊異人必宗人士斯劉侯營建之意署教陳君分訓監君教學相與以有成也因記以企之

重修文廟及學宮碑記

明順天 劉榮嗣 曲周人
府尹

凡役有不可以己者不得借口時細而况廟若學先聖賢之所崇棲與夫俊造之所羣所觀而興起教化風俗所在爲皇靈國運之所在藉以翼贊而培植者忍聽其圯或不樂觀其成情乎又况乎不勞民不傷財數月植工重見觀煥者乎此所以鼎新於下而豫動於上也當廟學未修時久矣人嘆其極盡幾幾乎而且以爲遲也顧寧其裕而得吝莫適任者崇禎三年郡司理方以曾來署篆有動於中且赴京考選捐俸移文屬學中修葺學訓蘇藉是號召紳弁之中一時人心或爲宣聖廟靈文運欲轉然猶勇者半縮者半四年春方庀材鳩工雷侯適至慨然捐設贖贖佑之俾

堅厥舉且言於郡守余亦不但捐金力主而主持之復憂憂乎慮其盛而難其費屢勅教之欲其旋新旋撤勿以棘敗蘇乃寢臥經晝雷復且夕省犒之人心趨之不勸而勸所以費若神輸工若運鬼左若殿若廡若閣右若堂若齋他若祠舍門垣無不徹隨無不新基圖下鞏丹雘外著赫赫奕奕乎有氣欲干雲而光可奪日在冬之初已以竣謝本府告厥成功金未嘗問帑也夫未嘗煩里甲也雖幾何時而神已遊於閻倫士已遊於壤壘雖名修也功不有烈於創者乎於是余心快甚曰吾獨快其成功之神速也雷令蘇具石乘余之快往請記而余亦欣然應之無何以牢騷大行記又不果使宗之廟學大工卒不得大儒一言傳其聖美此士君子之所惜也嗟乎廟若學之遇郡司理方也庠諸生之遇司訓蘇也蘇之遇縣侯與夫雷之遇守余也此緣皆不可再也此功正不可倖也願後之人洞於相成之美以時繕修庶保廟學常新或可免於公私大舉之勞也且教化風俗當與廟若學相爲衰盛況在庠諸生苟不欲復以遭遇而羣於斯觀而興起於斯當何如也曰無淺乎科第之輩無苟乎利祿之狗近之治心修身比於鄉賢遠之推誠宣力躋於名宦上之體道成德繼往開來列於聖人之徒此其志爲無窮者矣是役也經始於春三月己丑落成於冬十月己卯其明年春乃走狀郡中屬余作記曰終余志而又未知余言之有當否也余名昌祚四川銅梁人以黃門出守方名之翰山東掖人由舉人擢南道御史雷名拱極河南孟津人蘇名霖直隸慶都人得具書

廣宗元帝廟碑記

明廣宗
知縣 陳九疇

玄天者北天也九天五正東暎天南曰赤天中曰筠天西曰成天闔玄五矣分天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合象玄武統天四隅陽朱幽變旋遠北極之樞宋避玄號改曰真武卽此玄武玄天上帝一祠雨化曰三紀者一曰洞天赤文首紀也一曰玉清授文再紀也三曰玉曆元文三紀也其首紀者太極別體化身爲太婦太素太元之眞淨安國王之胤善勝天人之秀肇全婁之下應龍變之祥瑞雲彩然異香紛然生而神靈十歲經典一覽默會無遺十五辭親尋幽內煉元眞潛心道念普福兆民乃其首化焉其再紀者紫璧元虛傳授無極上道俾越海東之遊歷翼軫之富火水情歸根復命爲三境輔佐下作十方元帝如師語遊抵翼軫入覽七十二峯之中聳翠凌霄紫雲之上當陽虛寂之品秘受元峯之誠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霄峯曰紫虛岳僑居於此默會四十二年大得二道於軒轅冥申子清夏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降彌漫山谷作牛虛仙安之音於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皎望龍眉鳳目紅髮美髯披松跣足三眞疊詔易服飛昇金闕迺其二化焉其三紀者天門起震矣氣塞空妙行眞人請救羣黎元始乃命上帝乃詔陽明之衝周武伐紂平清社稷隱晦之幽元袍金甲磨礮野戰虛坎離之無象蒼黑之形鋼鄧都之鎖玄帝凱旋神人符靖宇宙聿清德併三十三天功足三千萬劫特賜尊號玉虛師相玄天上帝九天採訪使聖公曰淨安天君明眞太帝聖母曰善勝天后瓊眞上仙統蔭天關帝軸一眞乃其三化焉神紀三化神祠三建雲廈三崇其一建者孝廟皆也其再建者武廟皆也其三建者首舉於鄭氏繼祥副之者馬氏欽也次之者鄭氏惠及西也成之者張氏萬馬氏元也三崇神祠在於灤水東平臺隅三翟

鎮煥然一新昉於戊辰訖於己巳春陳其迹因紀顛末如右云

此篇自順德府志抄錄陳九疇舊志職官表未載年代籍貫無考

廣宗風土記

清龔承宣巴陵人

廣宗漢堂陽地今仍後漢名隋宗城唐宗州隸周邢國秦鉅鹿漢襄國皆冀州之域天文昂宿之分野畫畝五千六百七十有奇鄉田同井載戶萬有奇而消長代謝之數不是過也在信都編屬九邑中厥土下下而厥賦則上上予覽舊志所載多闕略因思禹貢山川及土性物產而人才不書司馬氏列國世家說人事談天地鬼神而不及山川土產後百餘年有叔皮思以兼之今胡以語焉不詳也豈操觚者揣摩左氏外傳取裁十五國風凡意所至則書之而子政又以爲賢於內傳之三乎不然也其故總由地僻且瘠非特冠蓋鮮至卽山人墨客日者形家亦裹足不入無異土產不必設險以守則無關梁可察矣且多水患漳溢一溢舉目有滄桑之感而古蹟陵墓祠廟故老無復存者若名宦如縣令之催科賦字修堤修城聽訟平允及潔己治民乃司牧分內事如宣待罪二載竭蹶築城築堰以捍患修聖宮建名宦鄉賢兩祠以崇文修橋梁道路以便民養健兒爲城守計繕豪強爲撫善類計亦不必瑣述而清風兩袖一簾可問俱平平無奇求無同尸素耳若人物如漢侯芭時苗孟敏三君子古稱鉅鹿人廣輿記統言之見克生王國也南北朝有游雅唐有宋璟一任人一南和而潘好禮實爲廣宗人繼起蕃蕃濟濟惟明代三百年所鍾崔莊敏公官大家宰立朝所至有聲今俎豆宮牆配享邑之二仲足報其功德矣餘不必紀姑記其風土

可乎宗城闔邑十五社列居村百有二十誅茅築土爲室鑿坏爲扉雞犬稽麻令人穆然陶復陶穴焉在城紳宦無世祿之家鮮千金之子自容膝外無別館離苑以藏汗牛充棟之書以治瓊花冶卉之草有晉唐儉素風而士則習千祿之學多自愛衣履帶江南習遵時製聲中律無鄉音多彼都人士之雅振德鼓舞予以俟後之君子在閩闔惟正之供爭先以時輸無煩長吏敲扑厥淳既良且無終訟之凶當事者可以臥治蒲鞭以示耳而婦流輩不奢大修帷薄極其貞靜往往多節烈女與隣邑殊殊可嘉尙蓋闔門之化所從來遠也四時期會仲春望三日於城隍廟大會商賈畢集歌舞三晝夜歷年上元之夕隊而沿城早行蓋習燕京隊而宵行高粱橋遊各城門摸釘爲男子之祥之習也孟冬朔家剪楮上邱壘送寒衣以此思哀哀可知也至各集之期蓋畿郊儼古日中爲市交易而退之常無足道惟是地居湫隘非孔道要津男厥心臧惟土物愛終歲胼胝勤動而女紅少桑不能爲繡劇奇巧惟拋梭無虛晷城中婦亦以織維爲工或成帶以質此俗之勤勞可風者廣宗知縣龔承宣於康熙二年癸卯歲嘉平既望作廣宗風土記附於序首以俟蒞茲土觀風者一覽而知庶富之鄉尙急急有加也况撫瘡土馭疲民鱗尾之魚鳥忍竭澤殫首之羊亟宜芻牧是在守令之得人也

重修文廟記

清 吳存禮

今上龍飛二十有七祀歲在戊辰存禮承乏廣宗縣令已五歷年所蓋自甲子春來尹茲土到任之日首謁至聖先師見其殿廡門垣頽廢至極遂愀然有更新之意但值歲歉物耗未遑舉羸歷

夏徂秋歲既稔民物漸近殷阜乃謀捐俸重修文廟估工顧匠先修櫺星門並東西二坊黝堊丹
縹繚以垣墉屏階數級頗稱完固再逾年丙寅修戟門凡四楹左右角門各兩其重修正殿則今
歲戊辰春夏之際也正殿牆基堅厚悉仍之露臺三陛整以甃甌棟梁椽角以及塼頭鴛瓦則必
以良材易其朽斂補缺益損厥工俾於創始至夫簷阿華彩飾以金碧香鼎一燭樹花谷各二鑄
以青金雕龜木主以妥先聖賢之靈爽繼兩廡各八楹庫廚各四楹啟聖文昌二祠以皆次第修
建弘闊壯麗煥然一新矣夫聖宮爲斯文根本之地教化所由出余忝蒞斯邑修繕拂拭皆其職
分所當爲自宜刻期竣事但工夫費繁共捐銀三百兩有奇悉取諸米薪節省之內寸寸而積不
得不歷歲月而告成功時廣文觀津李君維城實董其事省試支發不假錙銖若夫糾紛募錢之
擾採買行戶之累盡行蠲除此衆耳衆目之所共信者今落成矣謹勒石以誌其始末俟後之君
子繼續修葺俾數仞宮牆同天地之悠久日月之常新大哉聖道永億萬年而不墜是余之志也
夫余之志也夫

修義學記

清廣宗
知縣 吳存禮

余蒞廣宗之明年歲在乙丑治具粗張見其邑民醇士秀允稱信教之邦惜絃誦之聲比屋未遍
故登科第者不乏人而亦不數數觀也因思蒙養者聖功之本小學者大學之基前賢奮起必有
後進者接踵而興文風乃日炳蔚仕宦乃日蟬聯宗城雖斗邑豈無青年可畏足備朝廷異日薪
樞之用者然或家貧不能就學或父兄昧於從師遂甘自暴棄致樞樞株朽圭璧塵封余職司風

化責將誰諉爰集諸童子暫立小學聘文行兼優之邑庠生喬承龍爲師而教之焉因奮社學年久圯壞不蔽風雨其僅存者敗壁頽垣鞠爲茂草余捐俸金修葺基甃覆瓦棟宇簷阿凡四楹維時學舍之東有生員張中含園地一段執券求售余買入社學以備增修之地及學舍旣成適喬承龍貢入太學復延其子廩膳生喬玠爲之繼歲給館穀俾設教者有膏火之資來學者無束修之費榜其門曰義學越今歲己巳諸童子之肄業於其中者頌者漸以秀蒙者漸以啟余閱其文藝觀其氣質較勝於曩時遂欣然曰小子益矣今日洒掃應對進退之後生未必非他年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之大器雖不敢謂機械樸蕪盡由此出其於國家興賢育才之意或亦不無小補云爾因立石志其事以垂永遠後之同志者必有感於斯文

重修廣宗廟學記

清廣宗
知縣 金啟洛

今上御極之五十三年道洽政治海內乂安比閭族黨之間家絃誦而戶詩書至於欣飛蹶張投石拔距之徒亦且投戈講藝彬彬有儒者之風視古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者殆有進焉蓋文治之隆駕漢唐而上之矣夫自古更化善治興禮樂登仁壽必積之久而後洽而要其所以宣示風旨廣勸人材以爲化民成俗之本者厥有所自維我皇上建中和之極崇儒重道其致敬乎先聖先賢者歲有加禮而至於廟學之建視前代爲尤隆以故凡百有司承流於下肅將祀事之餘必以修飾爲首務故凡學宮所在極崇宏壯麗之觀雖在荒陬僻壤莫敢因陋就簡苟且以從事者夫是以仰止景行人皆興於學而俗皆返於淳以此見聖人之澤之長而國家文教之覃敷至

於斯極也廣宗之廟學肇於有元由前明以迄於今時壞時修維有歷年今又傾圮見告矣而大成殿西廡剝蝕尤甚敢洛承乏茲土視事甫一載嘗懼菲材綿力不克勝任農桑課歛獄訟平歎室盈而婦寧歎是皆未就於理顧念修學廢墜者有司之責而學宮爲興賢育才之地尤所當先况值右文之世當極盛之時而煌煌鉅製未改其觀非所以導揚休美翊贊盛明也爰是捐俸若干縉紳先生章縫子弟輸助若干鳩工庀材上自堂宇下至廊廡旁及於文昌書院凡榱桷之壞者補之簷檻之蠹者易之牆垣之圯者隆之施以勸聖被以丹漆凡三閱月而廟遂煥然改觀是役也兩學博趙君陳君及諸生李鶴喬爾獻柴朴王廷經營拮据與有勞焉工既竣爰集邑之士而告之曰鄉之有學也所以萃一鄉之士使之遜志時敏以明聖人之道也夫學不殖則落猶廟不葺則圯學矣又殖焉使美在其中而文見於外譬廟之以時改葺而煥然改其觀也記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學之殖焉如是而已廣宗雖僻處沙磧而人文蔚起不以地限諸生幸生大道昌明之會誠念先王興校立學之意而從事仁義禮樂之圃以學聖人之道所以明諸心而見諸身者月異而歲不同父兄以詔其子弟秀者以率其樸者使孝弟忠信之行成而禮讓見於其俗而無復有作奸犯科頑梗不率之人以累聖明之化俾蒞茲土者從容退食如歐陽永叔記吉州之學所謂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者願不休歎既以此告邑之耆老子弟而因伐石以勒其詞焉

碑誌

少府監胡公墓誌銘

唐韓愈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暹迺迺遷造與公婚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勤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醜給漕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買就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附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尙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衆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閩里歌舞之考功以閒遷尙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尙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尙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族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本可傳載

可謂成德銘曰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饒軍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守官駕都名昇已屈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李守通墓表

元劉因容城人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鄆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與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旣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卽舉君攝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賞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眞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佑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時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多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獻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

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貫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聖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一托道元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余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爲叙其始終且文之以詞以誌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莖兮如幹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綿綿兮其不輟兮由段千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乎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乎知返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翾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大理寺左寺正陳公墓表

明尹龍

濟南人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陳公嘉賓由大理寺正出補四川瀘州同知未抵任道卒于陝西鳳翔府是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先是監察御史戴中間擬定國公兄弟訟事直上其奏不由大理寺箝允公舉奏中辯奏亦以事及公彼此各坐事左遷故公有是行以朝貴補有司人或不懼公處之

怡然便道過鄉里拜父母挈妻子以行指日觀事矣詎謂有此大故也嗚呼悲哉公爲廣宗世族天性開敏通詩與春秋兩經初爲邑庠生文名特重都下成化辛卯以詩經領薦順天府明年壬辰登進士甲科試尙書工部政兩差南畿營幹皆有能聲歲乙未授大理寺右評事三年課最拜勅進階文林郎己亥擢右寺副辛丑再擢左寺正居大理者先後殆十年自惟所職司天下之平事無巨細必公必明必求至當法苟然矣不毫髮有異議不然者雖參駁數四亦不憚煩要於其當而已書曰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公其有焉兩法司以成獄至寺者亦自詳慎曰勿使陳寺正弗允時疑獄賴公以平反者固多其或以威以貨欲僥幸于漏網者亦萬萬不可得也使更進公以位益公以柄願釋之定國豈能專美於先哉惜乎具之大而用之不究天實爲之其何尤乎公諱觀世爲順德之廣宗人生正統七年壬戌四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四曾大父友忠大父良勝俱讀書不仕父瑛廬州府舒城縣知縣以公推恩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母劉氏封孺人父母俱年高七旬垂白在堂公疾革之夕妻子問所欲言但曰我不孝不能終養父母嗚呼誠可哀也初娶王氏贈孺人右僉都御史溶之妹繼娶楊氏封孺人揚州府通判俊之女也俱有淑德二子長曰嘉言治禮記好學能文足嗣其業次曰昌言尙幼孫一曰性學嘉言卜以公卒之明年丙午春正月二十九日葬於縣西北之馬祿村祖塋之次先期因中書舍人崔彞在以墓表屬余嗚呼死者人所不免隨世混俗以保位容身碌碌焉無可稱述卒與草木同腐朽者斯亦何用於生乎公才識卓然氣節凜然而進與退裕如也豈不毅然真丈夫也哉命雖不永而名則長矣用是表諸

墓道以張厥美宜哉銘曰孰奪公壽孰卑公才而弗壽兮真可哀彼蒼者天兮將以永其澤於方來

撤靜齋墓誌

明監察御史張學禮平鄉人

嗚呼道之不明久矣然有明之者復懼其不行而況乎不明於時而不行於世齋志以沒未少有伸而溘然漸盡者其可哀當何如昔日康主政以書抵邢臺令言守道先生天下士使厚遇之冀他日有殊報先生學益日深道亦日尊四方名士願得以爲師先生曰師道之廢久矣吾欲行吾道習俗必不便之往無益也旣而南宮禮請甚敦先生預與之約曰爲學不止循行數墨當自身心始必欲吾往當革舊習也開館後以教條束諸生而生徒有不律者先生深戒之不悛遂歸太守彭公杰雅重先生延之公府誨其子先生每不欲往學禮不肖先生以爲可與進者每相語輒移日或至夜分出經入史旁及百代下至兵農醫卜水利之說皆究極其詳而尤深於禮平生著述洪武正韻去取太多五經四書傳註刪補十二三文公家禮去其煩蕪甚衆皆未脫藁輯小學故事百餘卷家傳學規文規會試記碑銘序贊辭賦詩文僅五百篇復作弭盜論千言其規畫布置雖老於世故者有不及時不能用識者悼之太守郭公絳輒因天雨剗其池壞郡城先生以書諫止之先生讀書郡城東書院太守每視之先生值母忌不出因益重之遂以其書院與之先生屢辭之嗜學樂善情若饑渴自十四五好聖賢之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故自言曰功名不可躁進弱冠時領鄉薦名列第七正德二年丁卯也後累科不第使先生於此時命稍通

利己能如鄉宦之先達豈有不第之時時有人能舉者且必達而不窮雖爲一時之嫌其於理學必不得專用其力究極肯綮如今灼然也雖使守道登第於一時以彼易此其輕重得失何如耶嘗求醫於京師太傅西涯李公京兆月壹楊公屢以禮請及至言動以身自重衆頗誚其迂僻先生初不顧曰若狗流俗焉用學爲故自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先生年三十有二其疾且篤從容如常學禮在側問曰尙何以見囑乎曰正學不可倒墜無曲學以阿世以立勉之兄章瑀及弟儒士大綱從子生員義智填同呼曰更有何語曰孝順父母和睦兄弟問以喪儀曰文公禮不可違問以他事不答曰吾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卒遠近學士大夫聞者莫不痛傷先生姓撤名大經字守道順德廣宗人號靜齋

李建中先生墓表

清孟來會 平鄉

余不佞素不喜舉墓中人又不知所以爲文然遇有道之士眞足不朽者又未嘗不亟稱之以傳後戊申春李子際盛馬子千里同至余館言及先生墓表事囑余爲之余思先生門中掛虎榜登賢書成貢士者彬彬者衆矣若余言何足以重先生然謬蒙同人命敢以不文辭先生諱極字建中一字南星李姓前馬井村人也生而穎異少游泮水繼食廩餼初應大名府道憲臺觀風即蒙襄國多傑士爲李生首屈一指之譽嗣是科歲兩試主持文壇執牛耳者數十載竊以先生之才之學調金門登瀛州指顧間事耳乃入闈十餘次屢躓場屋而僅以歲貢終何其遇之窮也雖然先生實未嘗窮也先生雖未遇於時而門下士已有冠虎首者矣已有會鹿鳴者矣不於其身於

其徒何莫非先生澤之遠而流之長乎先生平素曲成後學接引來者循循善誘凡平鉅廣威執經受業其成就未易更僕數即其未曾及門一經文字指授如開覺路如渡迷津咸在春風座上仰之如泰山北斗是宜永享遐齡爲一方文社主乃享年六十有七忽捐館矣閱二年其胤將卜先生宅兆同人欲勒石以寄永思昔歐陽氏有云惟爲善者能有後而托於文者可以不窮今先生之善被於遐邇先生之文皆家傳而戶誦矣此可以不傳乎故碑之以洒同人之淚是亦築室三年之意也至考行者邇其先頌德者揚其後作者之體類皆然而余全不一及者非畧也先生長子純晦荷大宗遊邑庠必能事死如生克承後志以無負先生於地下則凡先生之綿世德啟後昆居鄉和睦持身謙恭行狀載之家乘垂奕葉以示子孫無俟予之喋喋焉

鄭上珍墓碣

闕名

同治某年某月某日鄭封公既葬之某年其子元善官河南巡撫歸乃立碣於墓蓋有待也公諱上珍字待聘直隸廣宗人也夫其桓武受姓寔出姬宗陳宋徙家不與韓難厥有名流達人斯彰內史推士著任俠之風司農就徵擅經師之望挺生代北蔚爲清門洛水瀾灑盛其衣簪聽山峨峨式其旌鼓祖天士飭行於家徵善於鄉慈明實四長之尤度尙乃八廚之最父映豪僂邁上勇於近義爰有王烈息爭之志魯連排難之心公稟性貞純束修儒服立言作則範行成準逮事二親溫清以節友于兄弟棣華式歡衰姊困乏周以糞殮至於沒齒泣然流涕至性孚於閭門純行彰於州里矣奇姿絕人瑰才跨俗七年就傳研心墳典發爲文章驚其長老年十七充邑弟子員

是時鄰邑郭先生抱璞違俗授經里閭從之質疑大驚異焉京生之遇焦贛許爲替人中郎之愛仲宣呼爲小友每以眞俊秀目之而雋華英聲已響流于河朔矣旣冠食廩餼茂才異等四冠其偶李觀察亦園令斯邑負知人望試以文筆許以軼羣賈生器識邀重吳公陽士名才見推許邵夫玉之剖也必於荆渚珠之獻也厥有淮涘方將翱翔揚休紫微旣而屢試見擯公憮然曰窮達命也通阻時也于是有終焉之志矣叔寶清羸長卿善病七畧窺誦尤嗜醫家言託志衛生謝情千祿發憤纂述思以傳後嘗著惡物一論搏蒲之戲等于牧豬又嘗譟淨塵書屋序無求翁傳諸篇類皆訓詞深厚託旨修叔夜養生之文士安釋權之作復見於今矣公旣不遇時退而授徒於家實繁於華德盈於譽收朋勤誨遠近鱗集縞帶之士皆歸之如百川之赴洪壑羣嶽之仰崑崙也邦之子弟咸漸清風戾狼斯和爭訟克讓霍原所處涿郡敬爲神明林宗旣歸介休奉爲師表於斯爲盛年五十始貢成均謝塔芝蘭以次成立仲子元善作宰河南公因就養于豫雋不疑之折獄退舍輒詢畢元賓之聽政旁觀斯喜屢更劇任咸書上考義方之教與顏廷列誥晏楹鑿書惟公與勤厥有明訓宅心賢關雅志道岸孟水之喻敬靜是歸操清行則蘭芳石堅今之貞士也懸車之歲言歸故鄉方將息影田園安神泉石追龐公之遐範振向子之逸調天不遺老遽降玉棺形神旣釋手足斯啟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又三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六摺紳永悼姻舊咸酸雖汝南之泣巨勝彭城之悲伯淮不是過也妻韓氏繼配管氏皆先公卒追贈夫人子某女某孫某某年某月某日葬廣宗縣之某原越年元善擢河南巡撫有嘉績天子贈公如其

官元善等念陰德之必昌慎前休之勿播昭茲懿行刊石著銘禮也陵谷不朽猶讀文範之碑封樹常新長拜威長之墓銘曰周轍既東新鄭是崇緇衣受姓惟德斯庸榮陽晉剖建威魏封遷于并趙北學之宗泱泱顯族代襲清美航航封公匪爵而貴修情孝友同心名義珪璋樹望琬璧貞志上庠振聲胡翼而飛名卿通人交口共推元離方隱渥注不馳蓬累抱朴蒲輪待時潛光既匿遺修乃密尋根百家洞元六籍匪撫其華爰顯其實惠子五車馬卿四壁閩師式讓郡將推仁名流叔度高士史雲杏分壇古槐移市新如雨之化如春之溫傳家易學過庭詩教墨綬拜榮華纓分燿蕭軒御輪王 擢苗田息爭鄭數禁盜笱輿過返萊衣載趨琴尊俯仰文史歡娛吳市約秦關奏書龍蛇厄矣哲人斯徂崇封既妥殊寵允錫節旄 金鼓乃 生榮死哀推是儒傑鄭公之鄉千古無斃

鄭松峯夫子德教碑

清 任步月 題
進士

地紀堂陽躡分昴宿漳洛迴環巒岡起伏是生偉人獨聚靈秀惟德斯尊因仁而壽素位措施隨人造就矧我及門敢忌授受松峯夫子世籍宗城枕經蒞史研慮殫精瓌頰父子郊祁弟兄芹蘊芬郁桂攀崢嶸旋遊杏苑旋步瑤京帝曰往哉福我蒼生潔已帥人觀德政焉除舊布新仰法令焉摧朽拉枯法臯獲焉革面洗心化強橫焉秋肅春溫持衡懸鏡使君活我室家相慶時焉而靜緩帶輕裘時焉而動破斧缺鉢楮之伍之衣冠田疇賣焉買焉刀犢劍牛用資事畜弗借豆區役之不怨殺之不讐爰邀憲眷爰達帝聰邑握赤繫符分青銅訴牒父老攀轅兒童不分疆域莫判

西東入勳撫字出筦戎薄霑膏雨咸仰德風高擢西秦分巡南楚帝曰否否豫疆賴汝分陝師
周祥刑稽呂作我屏藩敷茲心齊舉錯臣僚指揮師旅中丞丰標朝野推許解組以來喜返初服
教子課孫敦宗睦族墉圩築焉以衛畜牧學舍捐焉以勤誦讀勸善從長懲惡欲速誨人諄諄不
厭反覆矧我及門朝夕追陪矧我及門俯仰溯淵陶甄並用墉宇宏開智愚罔棄寬猛相該寒暑
繼續晦明去來遊大匠門焉有棄材面命耳提口講指畫作輟必懲粗浮是戒梗汲千尋山成一
簣開夢覺關破疑似界經筵搜尋鼎鑿咀噉如引芥針似融沈瀟基址欲堅師位置之徑路恐歧
師取棄之染異蒼黃師指示之成兼瓊瑜師軒輊之學業淺深因師致之功名尺寸實師賜之寓
居廣平睽遠兩地帳敢傳經酒攜問字頤解說詩爰吞註易時接笑言得親辟岬規矩準繩於焉
仰企胡爲箕騎倏焉星墮讙咳不遠鶴駕行矣衣冠猶存霓旌迎矣倫常師表忽焉傾矣山河透
迤誰與擊矣紛茲頌豐淚縱橫矣凡在門墉孰經程矣噫歎歎名著巍煥助成高靈嚆協康疆雅
推哉穀克登大年統集全福通省歌謠萬家尸祝軒軒峨峨郁郁馥馥無近無遐流連往復几席
追隨四十餘年離或類予鑄難比顏隨趨隨步空悵高堅爰銘礎石用紀淵源楷模奕世坊表目
前仰止行止能勿愴然

張友珊碑銘

清孫賦謙 衡水

大清光緒辛卯年八月初一日前四川萬縣知縣張公歿於家越五年丙申孤果昌輩以公事狀
乞銘公與余有通家誼既聞公梗概不可以辭按公名西園更名焜字友珊世居廣宗興隆寨村

曾祖基學祖世清父九奎本生父廷魁俱封贈通奉大夫妣俱封夫人年十四侍繼妣翁太夫人疾衣不解帶天性逾成人太翁性好施與以睦嫻任恤爲己任及公家道中落益發憤讀書窮年矻矻罔間寒暑以第一名入邑庠旋食廩餼試京兆不售道光己酉拔萃入成均旣而以縣佐分發四川公之學於是轍而公之願於是宏辭於翁曰此去不敢以不義財辱家門翁喜而趨之行嗣後政績班班卓然循吏得力於庭訓者居多任西昌佐代理縣事值猘夷不靖公守禦兼備擒巨奸數人律之如法夷情畏服由是邀上憲知鄰邑冕甯戒嚴禍將不測調公往不動聲色勦撫咸宜未期年夷亂悉平保以知縣同知用補南部分防地多伏莽公築城練勇製械出隊擒賊二百餘人僉請駢戮之公弗忍也讞定得真盜數十人餘悉良民賞而遣之公之處心仁厚類如此蜀父老多能述其事者旋俸滿丁本生父憂是時戎馬倥傯需才孔亟上憲奪公情調辦陝軍糧台旣竣事論功公以墨經從戎不敢邀議叙上憲知公志不強也歷署石泉華陽等縣所在皆有政聲補萬縣接積案數百起公日坐堂皇三越月判決一清自是每告期無留牘公初蒞萬卽以興利除弊爲務其土宜桑公督課而勸獎之不二年機杼之聲比戶相聞公念旣富不可不教於是力興保甲設申明亭與士民約法以實心行實政在官六載固圉幾空先是萬邑被水城圯公延紳勸募興工五載鞏固如初公始終其事并捐廉以補不足惜乎遂初早賦未克盡其才丙子引疾歸邑民遮道攀轅將有借寇之舉公進其父老慰之曰予志已決成法具在君等守之愛桑梓卽所以愛我也公之職亦一縣令耳觀其出處不苟遺愛在民視彼肉食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歸後傾其俸餘以潤里族散積粟以賑饑民邑學宮傾圮有年暨祀祠之頽廢者俱議重修承先志也他若興建節孝總坊設立社倉積穀力維桑梓公亦素志可償矣居家二十年如一日今其孤猶能恪遵遺訓不墜先型公春秋六十有八歿之年十月二十八日卜葬於本社斥漳村西南墟越三年紳耆請祀鄉賢格於例限不果公元配翁恭人先一歲歿次配李恭人同公一年歿子七人長果肆瘍次果昌山東知縣果登四川縣丞果錦增貢生果新廩膳生果受果寶壽女三均適名門孫三曾孫二嗚呼公往矣公之嘉言懿行匪惟余銘而始彰然積厚流光公之子孫方興未艾也取余銘爲左券之操也可銘曰嗚呼我公家學親承齡克孝天性逾恆捧檄而喜仕也爲貧才堪應變政不忍人民爲邦本食乃民天蠶桑大利公所先焉旣富何加除莠必力成憲率循惟日不給江水東下岷岷濫觴公德在民視此水長瞻族可風熱腸古道世濟其美繩繩食報稟

三府紳士公陳鄭中丞辦團出力稟

爲公呈紳士督辦團練勞績稟懇申詳奏請恩施以慰輿情事竊維大順廣三府毗連數省畿輔屏蔽比年勤辦擒賊官兵而外團練實爲要圖同治七年擒賊肅清大府錄功業將各屬團練得力官紳開單保薦職等見聞所及亦無異詞惟查有廣宗縣官紳前任河南巡撫降調以知府用鄭元善一人督辦大順廣三府團練之勞績竟未臚叙蓋緣該紳只爲團案請獎未嘗自以爲功故也職等查鄭紳於同治四年五月因升任御史陳廷經奏請商派賢能督辦畿南團練摺內臚

陳所知欽奉諭旨交劉長佑差委以資得力欽此旋經前直隸督憲劉咨照會同地方官督率大順廣三府官紳聯爲一體認真勸諭趕辦團防各等因在案鄭紳於奉文後當即自備資斧星夜過行先至大名會商前道憲范詳議規條分別地勢民俗安立賞罰章程復親赴各州縣邀集紳董剴切勸導並將昔年在豫整頓南汝光三府勦除捻匪堵禦髮逆久著成效之法逐一剖析講求又親歷各團授以陣法教以方畧衆情悅服踴躍遵行以故有力之戶樂於捐賞無力之家爭先赴練日行日熟河防賴以整齊迨大名水陸團防既定復向順德廣平兩郡周歷各州縣以次照章舉行總計三府鄉團不下十餘萬衆守禦同心聲威其壯雖各屬紳民出力不少而以身先衆艱苦共嘗數年如一日則惟鄭紳實董其成蓋自鄭紳督辦團練以後捻賊之闖入直境者往往畏三府練勇之截勦繞道而趨未敢薄城窺踞此則鄭紳四年以至七年督辦團練之實在情形也其後肅清保案鄭紳只爲團衆叙功並未一言自叙今年威縣稟請獎卹鄭紳爲代稟閣爵督憲亦未自叙其謙冲恬退實足爲閭里楷模然而欽風徽於大樹固仰高情徵月且於鄉評應彰公論灑陵罷獵李將軍猶是閑居洄曲奇勳韓吏部終爲漏叙不邀懋賞慰輿情雖敵愾邊疆原是臣子之常職而酬庸竹帛應叨帝錫之殊恩况鄭紳誠厚愛民公忠體國今雖優游田里猶足矜矜式鄉閭豈可聽其湮沉不一爲之表白職等或相依梓里久悉成勞或從事柳營舊同况瘁用特臚陳事實上達憲聽伏求核察情形轉詳督憲並懇據情入告仰祈天恩或予擢用或開復原職用永慰夫衆心藉以激揚風俗職等因公起見據實具陳祇候批示羣沾上稟

詩

沙邱臺

元學士王 惲

一從奇貨落草機，秦自莊襄統已非。
大寶前依王命論，牛當馬後一何爲。
高壁投來讖已真，沙邱臺上泣宮臣。
事機說到還元處，造物於中太戲人。

送符臺崔君舜在展省

明提督五軍柱 國平江伯 陳 銳 合肥

展省封章特奏聞，榮歸深荷聖明君。
御前符職新承寵，海內家聲舊策勳。
一路青山街夕照，半江春水漾晴紋。
廣宗門外佳城近，十里松楸起白雲。

前題

明翰林院侍講經筵講 讀同修國史官 張天瑞 清平

拜捧綸音出鳳樓，白雲飛處望松楸。
兩行煙柳都門道，百尺風檣潞水舟。
梓里每煩京國夢，錦袍非爲故鄉遊。
關情石刻題莊敏，御墨淋漓土一杯。

贈尙寶廣宗崔君舜在持節冊封藩王于鈞州獲便道歸故里縉紳榮之

明大學士 程敏政 新安

龍節初持下五雲，中朝人物數崔羣。
符臺地切周卿士，宗室恩承漢冊文。
馬入汴南冰盡解，春來畿北雁初聞。
歸途却拜先公廟，幾許榮光得似君。

送尙寶崔舜在先生奉使還朝

明宗室沂陽王新齋

珍重尊翁前冢宰，相逢天使大符卿。
品題合比鸞鳳瑞，標格真如玉雪清。
四韻偶然留別卷，一尊

聊爾瀉離航還朝偷接重瞳問爲道宗臣荷寵榮

前題

秦藩永壽王

尊甫當朝第一臣又看家嗣使三秦鳳麟元是人間瑞珠玉從來席上珍奕葉名卿傳鼎席千鍾厚祿屬萱親西藩此日霑封典塞北山川總是春

前題

慶王良齋

玉節金函出帝鄉親藩又見册宗王三秦再剖山河誓塞闕遙分日月光莊敏家聲聞海宇符卿名節重圭璋使星回首瞻天漢咫尺紅雲侍玉皇

登宗邑城

廣宗
知縣
劉
機
信陽
人

彈丸城社意蒼涼願作勞薪此一方東國雄風連海岱西山爽氣接邢襄
寒帷高柳依人綠附郭良苗被野長保障豈徒憑百雉恬然物早卽金湯

雪齋同梁劉二廣文王四尹獵飲平臺馬上口占

大野寒光一色平連鑣蹀躞踏虛明凌風轡落前禽廢逐電盧來狡穴傾吏散林間官况逸觴飛
臺吟古懷生追歡莫厭郊遊數對此冰霜好共盟

夜巡登陣看月

月轉庭柯映幕紗登樓乘輿策驢驂寂然萬籟餘城柝闐爾千屏冷豆花繞堞平沙渾似水覆隍
高柳靜藏鴉浮踪此際將無夢且對清宵樂未涯

宗署登樓望雪

風色何蒼茫平曠舞絮狂寸心應似此大地盡含光吏懶容高臥農閑卜歲穰凭欄望不極清思灑橋傍

上巳約宗城紳士東郊看梨花

風林花信近如何偶學蘭亭載酒過晴野忽懸冰殼滿平曠迷望玉山多漫誇上苑枝頭彩疑到羅浮月下坡竟日春郊容吏逸悠然清興寄烟蘿

月下歸宗城

林端微見白突起玉輪孤葉葉明深淺星星淡有無馬行如雪地犬吠隔烟郭不覺衣澗濕沙地隱畫圖

庚申春日喜雪登尊經閣同喬中古諸子讌集賞之

花朝霽六出佳興寄登樓曉郭千扉靜平林一色浮鱗鱗封白屋點點潤青曠南浦同雲滿西山黛翠收隨風潛着袖入水不驚鷗豈有衰生臥將無東郭儔陽春飛好句梁苑盡名流宜映孫康案還催安道舟甫田占大有嘉會醉思柔欲並梅花嚼追維驢背遊先春飄絮早入夜抹烟稠白分漁樵侶憑隨意未休

宗城八景 有引

廣宗 知縣劉 機

宗邑一望平衝東九積沙故無一景安從入乎然民淳土秀地以人靈苟能現前取足恒境頓

成巽觀固不必探九疑陟五岳而後快登臨之美也

梨花春雪

漫道河陽花發奇
棠陽萬樹素光垂
冰姿合與冰心映
三月猶看雪滿枝

棗實秋丹

琪枝瑤室醉新霜
碎擊珊瑚萬戶忙
莫笑沙邱貧令尹
儘堪升斗拄詩腸

拂城高柳

重陰豈是亞夫營
織雨搖烟雉堞榮
吏散民間春晝永
不須五柳傳先生

倚寺平臺

蕭蕭紺剎古河邊
突兀荒臺不記年
云是秦皇曾稅駕
無勞博浪已成烟

西河古岸

潭潭滄溟陽侯宅
此日盈盈麥覆隄
不識鴻濛初闢後
幾番滄海易桑畦

東郭柴橋

半村半郭小橋橫
樵子三三兩兩行
最是霜清月澁後
好看人跡畫圖明

沙原獵騎

沙邱東望白沙高
有兔爰爰此地饒
草淺天寒人耳熱
偏宜蹀躞命于苗

土屋村烟

星羅村巷鬱葱葱聚土爲廬巢穴同不是月明聞犬吠何知人在柳烟中

八景詩

并序

廣宗
知縣 吳存禮

堂陽小邑勝蹟寥寥按誌所載八景類皆花柳村墟眼前風物然古人經臨所及一丘一壑不廢咏題何況守此土者果能觸景留心焉知蕞爾荒陬不媲美琴堂花縣乎余白愧無文興會偶寄漫賦短章非敢唐突溪山或亦採風者之一助也

梨花春雪

十里瓊林一望中分明五出遍花叢酥勻粉膩微微聲肌映冰綃薄簿籠自托幽貞盟皓月不隨紅紫鬪東風天桃濃李休矜艷幻質原應付太空

棗實秋丹

幾夜涼颼滿路鮮離離丹實樹頭懸甘分紅柿登盤早色襯黃花綴景妍任撲西隣供老婦何勞東海索神仙築場納稼從今始先進颼風八月篇

拂城高柳

春郊初望碧森森繫縷垂金漸滿林四野青園茅屋小千株翠繞訟堂深敢同召伯留嘉樹爲慕陶潛托素心自送征人攀折盡明年依舊又成陰

倚寺平臺

閒來憑弔數春秋閱盡滄桑土一杯本藉兵爭百戰得却同瓦解片時休祖龍霸業車中恨主父

雄心宮裏愁唯有朦朧沙上月至今猶自照荒邱

西河古岸

西疇野闊靜車塵爲愛沙邱景物淳幾點遠山環屋宇一灣流水近城闌月明兩岸黃沙磧風細
平鋪綠樹春極目郊原生意滿閒鷗灘畔試垂綸

東郭柴橋

案牘初閒早放衙草橋迤邐亦清嘉輕雲競覆黃泥坂淺水分流白板舸人盡咩紘忘伏膺地皆
梨棗代桑麻溯洄欲發襄裳興步履歸來日未斜

沙原獵騎

黃沙浙浙朔風鳴衰草平蕪蝶駭輕場圃霜清瞻魯道黍苗雨過望周京四郊但願飛鴻集三窟
須令狡兔平非爲禽荒誇耀武欲消伏莽奠民生

土屋村烟

問俗尋幽路欲迷蜂屯燕壘各東西一林紅葉蒨萸暖數點青山樹木低月映柴門邨犬寂烟炊
土饒曉鷄啼家家耕鑿歌康阜何用重教習鼓鼙

代輿橋

朝暉掩映古橋橫洞關重關車馬行池上柳衙夾水綠絲絲點綴彩霞明

清廣宗
訓導劉繼聖

濼縣人

淡菜頌有引

劉楫

東坡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北地黃芽如水晶玉版味甘脆暑中飽此一種亦坡公之竹也因頌之曰

菁菁者蔬言嚼其英冰雪而味碧玉而莖不入華屋不落侯鯖唯我與爾素有良盟饌斯粥斯是任是烹芳齒果腹神怡氣清至味靡味太羹可羹願學老圃漢陰之翁抱甕漑灌以資我生

祭文

祭王公文

明廣宗
知縣 孫鳴金

漳洛之尤厥屬地靈篤生哲人爲世儀刑少負雋聲振響文石翹才南宮效成錦製有心解綬其用未究式穀似之益開厥後公以龍蟠嗣徵龍化可待大封胡爲不臘簪萍關誼實同欣戚薄言設奠臨風沾臆